

# 革命故事会

# 5



上海人民



# 革命故事会

第五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一月

- 劈风斩浪.....孙 武 王善鹏(1)  
万匹机风波.....钱勤发 王文祥(12)  
开 刀.....郁俊英 沈金祥(20)  
红梅向阳.....赵振威(31)  
鱼池风雨.....赵雪芬(42)  
收徒记.....张长公(52)  
球场友谊.....陈永绩(58)

## • 故事新编 •

- 商鞅的故事.....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故事组(70)  
西门豹破“河神”.....豫远言(77)

## • 评 论 •

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岂容污蔑

——批判旧故事《孟姜女》.....~~张~~张树钧(86)

## • 经验交流 •

创作更多更好的故事 为农业大干快上服务

.....金山县枫围公社政工组(83)

• 创作体会 •

谈谈故事《闯滩》创作体会

.....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88)

反复实践 努力提高

——学写《银珠姑娘》的体会 ..... 丁凤岳(9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征文启事.....(94)

致读者.....(93)

---

革命故事会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5)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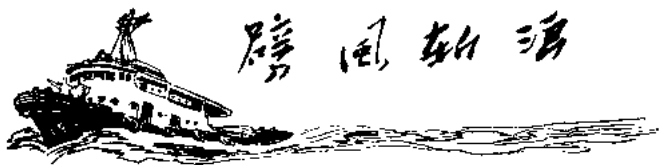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399

定价: 0.18元

---



华东电业管理局 孙 武 王善鹏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夏天，第三号台风疯狂地袭击着上海，黄浦江上浊浪滔天，波涛滚滚，整个江面，除了万吨轮以外，没有几艘行驶的船只。

突然，从停泊在江心的万吨油轮“红电”号边上有一只小舢板劈风斩浪向岸边划来。船尾上站着一个小壮的小伙子，两只大手有力地划着双桨，任凭风浪把他打得浑身湿透，他却象搏击风暴的雄鹰顽强地向岸边冲刺。他就是新调上“前进”号拖轮的指导员，姓江名涛。紧挨着江涛身旁的是年过半百的老船长吴海根。吴海根见江涛浑身湿透，说道：“小江，休息一下吧，我来划！”“不！老船长，我这个当海军出身的和风浪交上了朋友，刚划上劲哩！”说完，两手划得更快了。

“好！有志气！真是革命闯将！”说话的是蹲在船头上的水手长王福贵。借着水面微弱的反光，人们可以看到他左脸颊上有一道两寸来长的疤痕在微微颤抖。

同志们一定要问：这么大的风浪，他们划舢板到岸上来干什么？原来，明天又有一艘万吨油轮要从大庆开来，而停在江心作为临时转油站用的“红电”号油轮还存着不少油，如果不及时把油送到各发电厂去，那“大庆”号就要在黄浦江上多停留一天，影响船期周转。就为这，江涛约着老船长吴海根到

调度室请战来了。水手长王福贵听到消息也跟着来了。

这时，在岸上一间宽敞的调度室里，调度员正抓着话筒在大声说话：“喂！你是沪江电站吗？你们那儿的新油库完工了吗？……好，好好！那太好了，我们马上派船送油到你们那儿去！”调度员挂上电话，江涛带着一股风，健步走了进来：“调度员同志，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保证把油送到……”话没说完，吴海根却把他拉出了调度室：“小江，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沪江电站可万万去不得呀！八年前我就在吴淞口吃过苦头！”

江涛吃惊地望着船长，吴海根又说：“我不是不愿去啊，那地方风大浪急，航道复杂，弄不好要闯大祸的！你没听说这么一句话吗？叫做‘船老大好做，吴淞口难过’啊！八年前，风浪还没有今天大，可是船到那儿，绞缆机突然松开，出了险情，当大家到船尾抢险时，船头锚机又出事了。唉！老实说，这么大的风浪，去别的电站我都有把握，但到沪江电站，要出吴淞口，恐怕……”吴海根说到这儿，有意把话刹住了。

水手长王福贵这时在一旁说：“我看这点风浪没啥了不起！老吴，我们要象指导员说的那样，就是拚着老命也要把油送到沪江电站！”

吴海根心里一愣，斜眼对王福贵说：“水手长，说话可要掂掂分量。八年前，你也在船上。那次船到吴淞口，突然自动抛锚出了大事故，害得我停职检查了半年，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嘿，老吴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是只抓生产，不抓路线，还能不出事故？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批臭那些保守思想。老吴，指导员把任务接下来，你要是三

心两意，这可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呀！”

“啊？”吴海根心头一震！王福贵这最后一句话，可真是触到了他的痛处，就在这一刹那，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自己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被批判的情景，再抬头看看江涛那张严肃的脸，不觉微微一怔，本来还想说的一肚子话，这时统统压到心底里去了。

江涛察觉到了船长脸上的惊慌，同时，也意识到王福贵话中有话。于是平静温和地对吴海根说：“老船长，今天风浪确实很大，你的心情我也理解，但只要我们加强安全措施，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闯过吴淞口。好吧，时间不早了。老吴，把任务接下来，回船抓紧准备，争取晚上八点出发，你看怎么样？”

吴海根犹豫了一下，最后牙齿一咬：“好！既然这样，那就豁出去闯一闯吧！”

“啊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指导员，这夜闯吴淞口可算没问题啦！”王福贵大声说，显得很高兴。

“不！”江涛听王福贵说完，严肃地向他指出：“水手长，要在这么大的风浪中闯过吴淞口，看来还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啊！怎么能说没问题了呢！”“喂！喂喂！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王福贵点着头，连连称是。

就这样，江涛和吴海根接受了夜闯吴淞口的任务回到了“前进”号拖轮。船员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唯独船长吴海根却显得忧心忡忡。这倒不光是他担心八年前的事可能在今天重演，更主要的是他刚才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吴海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来得听话，江涛叫他干啥就干啥。现在重新当了船长尾巴却翘到天上去啦，根本不把江涛看在眼里。

里。偏偏吴海根耳朵根软，一听这些话，也不辨滋味，就吓得心里发寒。所以，当有人来向他请示工作，他就一概往江涛身上推：“你们去找指导员，他说了算！”然而江涛从吴海根的这些变化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从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风言风语，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阶级敌人企图分化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破坏正在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阴谋决不能让敌人得逞。江涛这么想着，决定找吴海根谈谈，便拔脚往船长室走去。

吴海根这时正在船长室望着黄浦江出神，江涛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关心地问：“老吴，在想什么哪？”吴海根不响，江涛便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听到议论，说你尾巴翘到天上去啦？”“啊？你……”吴海根吃惊地回过头来：“既然你也听说了，那我……”话刚说了一半，突然听到有人朝船长室走来，吴海根赶忙刹住了话。

那朝船长室走来的是水手杨大年。杨大年三十多岁年纪，在“前进”号拖轮上也工作了十几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站错了队，做了一些错事，后来，江涛多次找他谈心，对立情绪开始有所转变。今天“前进”号拖轮要夜闯吴淞口，他本想好好干一番，可想不到水手长王福贵告诉他，说江涛正在调查八年前绞缆机松开的那件事，还发动大家揭发杨大年。杨大年一听，浑身的劲头一下子冲了个精光。他想，八年前的事故还没查清，今天风浪这么大，万一绞缆机再出毛病，那就说不清楚了。于是决定去找吴海根，或者请假回家，或者要求把绞缆机交给别人管。可当他走近船长室，发现江涛也在里面，两只脚便不由自主地停住了。正要向后转，江涛在后面叫他了：“杨师傅，有什么事吗？”这一来，杨大

年不能向后转了。但话又不能当着江涛说，便朝吴海根招招手，意思是要他出来谈话。江涛明白他的用意，顺手把吴海根推了出去，但不一会儿，两个人的喉咙就粗起来了，只听船长说：“你明明知道今天要夜闯吴淞口，船上人手紧张，你却要请假，亏你讲得出来！”杨大年也不服气：“要不请假除非你把绞缆机交给别人管！”“噢！原来你是怕负责任啊，那更不行！”吴海根说着就要往回走。杨大年一把拉住：“哼！看你这样子，倒真象有人讲的尾巴翘上天啦！”“啊！”吴海根象当头挨了一棒，一下子楞住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好，算我没说，你自己找指导员去吧！”话音未落，转身要走，但江涛已来到他身后：“船长，有话好好说嘛，干吗走啊？”杨大年这时把头扭了过去，一声不响地站着。江涛充满深情地对他说：“大年师傅，我们都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如果我们内部不团结一致，那就会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是一个老水手了，绞缆机我也检查过，一切正常，你应该挑起这副重担，投入这场战斗，在战斗中把敌人的阴谋揭穿。老吴，你说是不是？”江涛一回头，发现船长已经走开，就走上一步，握住杨大年的手，“大年师傅，毛主席最相信我们工人阶级，我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大年紧紧握住江涛的手，憋了半天才说：“指导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就在这时，吴海根在驾驶台上拉响了汽笛，“嘟嘟——”“前进”号拖轮带着一条三千吨的油驳，劈风斩浪向沪江电站进发了。

夜幕降临，狂风呼啸，连接拖轮和驳船之间的缆绳，象一根根粗大的琴弦，发出“嘣嘣”的响声。船尾，水手杨大年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绞缆机，忽然一个浪头打来，把他的衣服打湿了，他觉得有点冷，便转身去穿雨衣。就在这时，一条黑影窜到



绞缆机边上，伸手把绞缆机的手柄轻轻往后一拉，然后，又摸出一把扳头，将一只汽门螺丝旋松了几牙，黑影干完这些，刚想离开，冷不防一个巨浪打来，把他摔倒在舱面上。他也顾不得痛，爬起来就跑，可没跑几步，又和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拉住黑影一看，问道：“水手长，什么事这么急！”王福贵强作镇静：“没什么！”接着往江里吐了口唾沫：“呸！这该死的风浪。”说完，叽哩咕噜地走了。

故事讲到这里，得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这王福贵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原来，解放前他是渤海湾上的一个海匪，山东解放时，逃到上海，把左脸颊上的一个瘤子割去，改名换姓隐藏下来。以后，又钻进上海电业水上航运队，靠那套两面派手法，当上了水手长。八年前，“前进”号拖轮在吴淞口突然自动抛锚，钩坏江底电缆，造成大面积停电，就是他搞的鬼。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直没有把他揪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钻进群众组织，煽风点火，制造分裂，企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但想不到这次清队运动一来，指导员江涛上船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把八年前的那件事又兜底端了出来。王福贵预感到末日来临，就千方百计挑拨江涛与船长以及杨大年之间的关系，想挑动派性，破坏团结，达到把江涛赶走的目的。但是，江涛不但不上他的当，而且把船长和杨大年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于是王福贵就不得不赤膊上阵，破坏绞缆机，想事故一发生，你江涛就是不走，少说也得停职检查，到那时，我再……王福贵想到这里，两只手往裤袋里一插，得意地朝船头走去。

再说杨大年正在穿雨衣，忽听有人大喊：“不好了，绞缆机

松了！”杨大年急忙扔掉雨衣奔到那里一看，绞缆机的手柄不知被谁拉到了倒车位置上，缆绳正在飞快地松开，连续发出“嘣嘣”的响声，在这同时，江涛从扶梯口奔来，大声命令：“快开绞缆机！绞缆！”杨大年急忙把手柄朝顺车位置一推，谁知刚刚绞了两圈，只听“砰”的一声，汽门螺丝被蒸汽顶了出来，蒸汽“嗤嗤”地直往外喷！绞缆机坏了！拖轮和驳船之间的钢缆和保险缆一下子都绷断了，两只船立刻成了个“丁”字形，象脱了缰的野马朝停泊在江心的一艘外轮撞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涛沉着地下了又一道命令：“抛小圆缆！”这小圆缆是船上抢险时用的一种缆绳，三十多米长，一头是个重球，大风浪中钢缆抛不动，就把它抛上驳船，再把钢缆引过来。水手长王福贵听江涛下命令抛小圆缆，心想：如果抛成功，我就要白费心机了，于是他假装积极，一把抢过小圆缆，还没抛出去，却“噗嗤”摔了一跤，江涛在一旁看得清楚，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眼看要掉下江的小圆缆，对准驳船“嗖”的一声，掷了过去，不偏不斜，正好落在驳船上。驳船水手飞快地系上钢缆。江涛不顾随时有被风浪摔进江去的危险，迅速地往回收缆。这时杨大年和其他水手也勇敢地冲了过来。很快，拖轮和驳船靠拢了。驾驶台上的船长吴海根果断地下了命令：“左满舵！”就在这一刹那，油驳的船尾在离外轮只有一来多的地方一擦而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事故避免了。

但是，避免了事故，却带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同志认为：这次事故是杨大年造成的，全是他没有把绞缆机管好。另一部分同志反对这个观点，认为绞缆机事先经过检查，一点没有毛病。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船长吴海根气得把指挥权交给了身旁的大副，板着脸走进人群，大声责问杨大年，“你

是怎么搞的？连一部绞缆机也管不住？快给我停职检查！”这话就象一瓢水浇在烧红的铁板上，全船立即炸开了：“你凭什么叫杨大年停职检查？”“你这是搞政治陷害，执行资反路线！”不少人喊着，跳着，一下子围住了吴海根。这时，只有两个人没有说话，那就是王福贵和江涛。王福贵很为自己导演的这场戏感到得意。虽然事故被江涛抢救过来了，但船员们又闹开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我只要再煽它几下，你江涛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收拾不了这个局面。”他越想越得意，在一旁暗暗冷笑。江涛呢？他从事故开始，就十分注意王福贵的表现。抛小圆缆跌的那一跤，王福贵在人群中努嘴、拉衣袖管、搵小扇子，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现在王福贵又在一旁装着若无其事地抽烟，更使江涛感到这个人确是老奸巨猾，一定要想办法使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恰巧在这时，王福贵旁边的一个小青年突然大声叫起来：“好了！别再争了，听听指导员的意见吧！”“对！让指导员表态！”十几双眼睛一齐对准了江涛。江涛知道那个小青年参加工作不久，是王福贵在他耳边讲了句什么后才大叫起来的。心里有了底，便冷静地对王福贵说：“水手长，我倒想先听听你的看法！”“啊！我——”王福贵冷不防江涛会突然叫他表态，内心一阵惊慌，但脸上却装出一副笑容：“我看停职不停职倒是次要的，问题是杨大年要好好挖挖思想，和八年前的那件事连起来，拿出一份象样的检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杨大年一听跳了起来，江涛把他按住，又问王福贵：“水手长，照你的说法，这次事故和八年前的事故都是杨大年造成的罗！”王福贵两手一摊：“这是明摆着的嘛！八年前也是绞缆机松开，引起船上混乱，造成锚钩电缆的事故。今天出航前绞缆机还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坏了呢？杨大年不检

查叫谁检查？”“我看结论下得太早了吧！”江涛一步跨到绞缆机旁边，指着被冲掉螺丝的汽门说：“同志们来看，这个汽门螺丝牙齿是好好的，蒸汽怎么能把螺丝冲掉呢？我请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目前，轰轰烈烈的清队运动已经开始，斗争非常复杂，在这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好了，前面就是吴淞口了，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江涛一声令下，同志们陆续走开。“小李！你等一等！”江涛叫住了民兵小李，在他耳边讲了几句，小李点点头，走了。绞缆机旁只留下了杨大年、吴海根和江涛。江涛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披在杨大年身上，杨大年一阵激动，就在这时，江涛发现脚旁有一样东西一闪，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把活络扳手落在槽槽里。他弯腰拿出来交给杨大年，杨大年一看，说：“这是水手长的，上面还有记号！”“噢”，江涛心里一动，又问：“杨师傅，绞缆机出事前，你离开过这里吗？”杨大年说：“我去穿了件雨衣，回来时绞缆机已经松开了，可手柄不知被谁拉到了倒车位置！”“噢！原来是这样！”吴海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三人正说着，民兵战士小李一阵小跑走了过来，低声对江涛说：“指导员，我调查过了，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王福贵传出来的！”“没错吗？”“我问了好几个人，错不了！”“好！这个情况很重要！还有什么吗？”“喔！还有，绞缆机出事前，我亲眼看到王福贵慌慌张张从船尾走来，还差点把我撞倒了，问他有什么急事，他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好！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小李，你是一个民兵战士，你负责注意王福贵的行动！”“是！”小李一个转身走了。江涛又回过头问船长：“老吴，下一步你看怎么办？”“下一步？”吴海根这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头脑也仿佛用肥皂水洗过一样，清醒不少！他手一挥，坚

决地说：“把王福贵抓起来！”“不！”江涛急忙阻止：“我建议立即召开骨干会议，采取紧急措施，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说着，两个人向船长室走去。

再说王福贵，这时象一只被猎人追急了的恶狼一样，两眼发红，气急败坏。刚才，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活络扳手不见了，吓得连忙到船尾去找，但没走几步，却发现江涛和杨大年、吴海根在绞缆机边上，就躲在一旁，想等他们走开再去，可过了一会儿，又见民兵小李向船尾走去，还低声对江涛说了些什么，船长吴海根的脸色顿时大变，这一切，使王福贵感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被江涛识破，指导员不但困住了吴海根和杨大年，而且牢牢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看来……，王福贵越想越心寒，越想越没了主张。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汽笛响，使他在慌乱中猛然想起在吴淞口停着一艘外轮，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大海给他送来了一丝希望。他咬牙切齿地说：“江涛啊江涛，你要抓我，我就再给点厉害你看看，一出吴淞口，鱼归大海，看你拿我怎么办？”王福贵得意地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黄豆般的雨点打得甲板上溅起了一朵朵水花，狂风挟着巨浪打得拖轮和驳船象两个醉汉一样，颠簸着，摇晃着，忽然从船尾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快救船哪！”“救命啊！”不少人奔到船尾一看，原来是一只小木船被狂风刮断了缆绳，顺水顺风向拖轮撞来，大家连忙站成一排，有的拿垫木，有的拿靠球，有的拿救生圈，作好了碰船的准备。

王福贵一见这情景，心里暗暗叫好。他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窜到船头，想趁混乱之际松开锚机，钩住江底电缆，造成大面积停电，然后跳水逃到外轮上去。但想不到他那只贼手

刚刚抓住锚机手柄，背后突然响起一个雷鸣般的吼声：“住手！”没等王福贵弄清是怎么回事，江涛已象一个钢铁巨人，挺立在他面前，王福贵贼眼一转，顺手抓过旁边的一把斧头，恶狠狠地向江涛劈去！江涛一闪，顺势抓住王福贵的手腕，对准下巴就是一拳，王福贵一个踉跄，跌倒在船头，江涛正要抓他，这个家伙却一个翻身，“吓”一声，落进黄浦江，拚命向外轮游去。江涛冷笑一声：“哼！你就是钻进海底，我也要把你抓起来！”紧接着一个鱼跃跳入江中，几乎在这同时，船长吴海根把所有的探照灯打开，把江面照得雪亮。不一会儿，右前方水中冒出两个人，大家一看，正是江涛和王福贵。杨大年脱下雨衣，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小李也跟着纵身入水。江涛和王福贵这时正在江中搏斗，江涛以他一身好水性，抓住王福贵的头发，越战越强，王福贵却已连续喝了几口水，气喘吁吁，难以支持，可他还在作垂死的挣扎。等到杨大年和小李游来，三个人拉头拖脚，把王福贵象死猪一样，灌了个饱，这一下，这个家伙一点也动弹不得了，乖乖地被吊上了拖轮，满口吐着白沫，象条死蛇似的瘫痪在甲板上。不少船员在船尾排除了险情闻声赶到船头，江涛指着浑身发抖的王福贵说：“同志们！今天这场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就一定能把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涛说到这里，“前进”号拖轮汽笛长鸣，象高唱凯歌的战士，昂首挺胸，劈风斩浪，向目的地进发！



## 万匹机同波

中华造船厂创作组 钱勤发 王文祥

三月春风暖人心，批林批孔鼓干劲。座落在黄浦江东面的新华造船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一派大好。船台上焊花簇簇，锤声隆隆，钹枪哒哒，工人们为革命造大船，多造船的雄心壮志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今朝，从万匹机车间通往厂党委办公大楼的宽敞水泥大道上，响起了一阵震天动地的锣鼓声。那敲鼓的人看上去五十开外年纪，生得高大魁梧，他，就是厂革会委员、万匹机总指挥、共产党员曹海荣。现在又一台万匹机试制成功了，他们正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呢！啥叫万匹机呢？就是有一万匹马力以上的大型柴油机，它是万吨轮的“心脏”。文化大革命前依靠外国进口，如今，工人们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万匹机一台接着一台诞生，怎不叫人扬眉吐气呢！

站在大楼门口欢迎他们的是厂党委负责同志老凌。老凌接过青年工人小虎手中的大红喜报，只见上面写道：“又一台万匹机平台试车胜利成功，明天开始在万吨轮‘风啸’号安装，五月一日出海试航……”这些话象铆钉铆在钢板上，铿锵有力。老凌兴奋地握着曹海荣的手，激动地说：“好！同志们，祝贺你们，干革命就得有这股子闯劲啊。”转而，老凌压低嗓门对

曹海荣说：“老曹，我是想找你，刚才远洋局的李工程师来电话，说我们的万匹机不要吊进‘风啸’号安装，吊装什么机等候通知。”曹海荣问：“是那李守仁工程师吗？”老凌点了点头说：“老曹，这可来得有点突然。”“李守仁为什么不让吊装我们的万匹机？”“难道他还想来卡我们吗？”小虎和工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原来厂里开始造万匹机的时候，远洋局的验船工程师李守仁就多次到厂里来，提出我们国家造这样大的机，技术力量还不够，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来。他这种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经过局里领导和曹海荣等工人同志的多次批评帮助，有所改变。可是今天，他又打来这么一个电话，说明他的思想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曹海荣想着想着，手一挥对大家说：“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决不会错。眼下，万匹机经过平台试验，性能很好，应该按原计划吊装，同时，对李守仁，我们还要再做工作。”“对！对！”工人们都同意曹海荣的意见。老凌高兴地说：“老曹，党委坚决支持你们！”曹海荣上前一步，紧紧握住老凌的手，片刻，他转过身来，豪迈地对大伙说：“同志们，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面，屹立在船台上的万吨轮“风啸”号昂首挺胸，身披霞光，威风凛凛。钳工师傅和起重师傅们早已作好了吊装万匹机的准备工作，个个激情满怀，喜气洋洋。

此刻，曹海荣站在码头的石梯子上，戴着安全帽，抬头望着远处的江面，浦江潮水越涨越高，老曹的心情恰似这江水，很不平静。奇怪？怎么还不见百吨浮吊的影子，昨天不是敲定今天一早浮吊来配合吊装吗？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小虎见曹海荣起伏不停的胸脯，不耐烦地说：“曹师傅，浮吊不



要让李守仁给卡住了？”曹海荣慢慢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曹海荣认识了港运队的浮吊司机张志勤，当初，到局里去造走资派的反，这两个老工人冲杀在斗争的第一线，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战斗中，他们又响亮地提出了要发展祖国的造船工业和港口机械事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老曹想到这里对小虎说：“李守仁是卡不住浮吊的！”话刚说完，突然，“嘀铃铃……”一辆自行车飞到了码头上，曹海荣一看，正巧，车上是张志勤，他忙迎上去问：“老张，浮吊呢？”张志勤摆了摆手说：“我正为这事来的呢！昨晚远洋局的李守仁挂了只电话给我，说新华厂的万匹机暂时不吊，准备装进口机。我想，我们的万匹机出了什么事了，要改装进口机，特地赶来问个明白。”曹海荣听张志勤一说，心想：原来是这样。只见他把手一挥，指着码头上高大的万匹机部件说：“老张，我们的万匹机经过平台试验，性能很好哇！”张志勤对曹海荣说：“老曹，那么你们同意不装国产机啦？”曹海荣和小虎几乎同时坚定地说：“不同意！”张志勤精神一振说：“对，不要听那个姓李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吊装国产机，全市的工人阶级都支持你们造船工人为毛主席争气，老曹，吊吧！”曹海荣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大声地说：“吊！”

半小时以后，张志勤驾驶着百吨浮吊靠到了船厂的码头边，一场吊装万匹机底壳的战斗打响了。曹海荣头戴藤帽，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嚯嚯……”，哨音起落，浮吊抓起几十吨重的底壳，越过“风啸”号甲板，徐徐地向机舱下降。

这时，江面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笛尖叫，一艘外轮靠上了江心的浮筒，“克郎郎……”两串锚链降到了江底。从船上走下来一个四十朝外年纪的人，穿着一件新的上青工作衣，戴着

一副金丝边眼镜，老曹定睛仔细一看，哟，不是别人，就是李守仁。想当初，刚打响试制第一台万匹机的时候，李守仁头摇得象拨浪鼓，说什么：“草棚棚里想造万匹机，螺蛳壳里可以飞出老母鸡了！”工人们憋着一口气，第一台万匹机终于造出来了，装上万吨轮“风海”号。在试航中李守仁还是不相信我们的万匹机，说：“沿海走走是可以的，跑远洋可不是闹着玩的，太平洋的风暴，好望角的狂涛，是不留情面的。”现在李守仁又来了，看来，这场斗争还要进行下去呀！曹海荣想到这儿，李守仁已经走下外轮，登上小艇。小艇直朝船厂码头驶来。

小艇靠到了码头边。李守仁习惯地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跨上码头，急匆匆地走到曹海荣跟前，李守仁觉得面前的人有点面熟陌生，但一时记不起了，就问道：“老师傅，你们万匹机的总指挥曹海荣在哪里？”曹海荣心里暗暗好笑，问道：“你找他有啥事？”李守仁说：“远洋局不是指示你们不要吊装国产机吗？”“喔？是远洋局的指示，还是你的主意？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曹海荣又自豪地说：“再说吊装自己造的万匹机，这是全厂职工的志气，曹海荣也要争这口气呀！”李守仁睁大双眼望着眼前这个高过自己一头的曹海荣，忽然恍然大悟，连忙说：“你就是曹海荣师傅吧？”“李工程师，你怎么忘了，我们不是打过交道吗？”李守仁改口说：“噢，曹师傅，你，你看我这记性。哈哈……”

这时，在一旁的群众看到李守仁这副样子是又好气又好笑。小虎火辣辣地冲着李守仁说：“你为啥反对我们吊装万匹机！”“喔，嘿嘿……”李守仁用手朝“风啸”号一指说：“你们的风……‘风啸’号是不是跑远洋的？”当李守仁一接触到“风啸”两字，心里一阵害怕，话也说得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好象鱼骨

头鲛在喉咙口。原来，当初新华造船厂的工人们给自己的巨轮取名“风啸”，却引起了李守仁的大为不快，为这事还特地赶到厂里，他对工人们说：“不行，不行，‘风啸’作船名不吉利，火药味太重，外国人见了要害怕的，还是改一个平静些的船名。”曹海荣当场把他顶了回去：“我们的万吨轮是在斗争中诞生的，她也必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劈波斩浪，呼啸前进。‘风啸’，‘风啸’，我们造船工人就喜欢这个船名。”所以，今天李守仁一提起“风啸”号，不免有些心寒。

现在李守仁故意问“风啸”号是否跑远洋，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跑远洋的，那还用说。”这时，李守仁象捞到了救命稻草，用食指推了一下金丝边眼镜，接着往空中一指，煞有介事地说：“远洋局意见，跑远洋的万吨轮必须一律用进口的万匹机，用国产机只能跑跑国内沿海航线。”曹海荣针锋相对地说：“这是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中国造船工人坚决不同意！”小虎头一晃说：“咱们的‘风海’号不是已经跑远洋了吗？电报拍来，情况很好。”李守仁把脸转向小虎说：“小师傅，‘风海’号还没到好望角呢，好望角海无三日宁，天无三日晴，是好望不好过啊！要是闯过了这个关口我就服了。”曹海荣坚定地说：“你等着我们胜利的喜讯吧！”李守仁只得喃喃地说：“让事实来说话吧。”他见自己有点骑虎难下，理屈词穷，不得不扔出另一张王牌。他走近曹海荣一步，说：“曹师傅，不要白费力气了，进口的‘佛西基’名牌万匹机我已经搞到手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就在对面的外轮上。”原来，李守仁昨天接到进口机到上海的消息，如获至宝，马上打电话给新华船厂慢些吊装国产机，今天一早他就去把进口机接来了。可他万万想不到现在对曹海荣好说歹说，竟碰了一鼻子灰。这时，曹海荣

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李工程师，想想吧，你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说完，手一挥，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到机舱里去安装万匹机的底壳了。

李守仁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钉子，心里自然不服气，他离开码头，到远洋局去了。

下午，天气变了，风卷着满地灰沙横冲直撞，不一会儿，倾盆大雨“哗哗”地倒下来了，浪涛滚滚的黄浦江水借着风势，不时地拍打着“风啸”号的船壁。码头上却出现了另一番战斗景象：曹海荣在风雨中和工人们一起奋不顾身地拉起油布，把机舱口盖起来，不让雨水侵蚀机舱，又把码头上万匹机的部件用油布围得严严实实，不让万匹机受一点损失，影响质量。

一阵暴风雨过去了，曹海荣和小虎站在船甲板上，望着黄浦江里被雨水清洗后的千轮万船，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小虎得意洋洋地对曹海荣说：“曹师傅，暴风雨过去了，万匹机上去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曹海荣望着还未脱尽孩子气的小虎，启发说：“小虎，李工程师是不服气的，他一定还会来找我们的麻烦。”老曹接着又说：“这一期的大批判专栏抄完了就贴出去，不批不斗就不进。”小虎有力地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天气晴朗，星星一闪一闪。曹海荣和小虎把大批判专栏贴在码头的通道旁，刚要拎起浆糊桶想走，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码头，车门打开，一个戴眼镜的人低头弯腰走出了车厢，老曹和小虎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李守仁。只见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拉了拉衣服，推了推眼镜，见曹海荣就站在不远处，忙笑咪咪地迎上去打招呼：“喔，太巧了，曹师傅你在这里。”说着从黑色的公文包里翻出一张纸递给了曹海荣，老曹认真看着。看着，看着，不由得

念出声来：“目前国产万匹机的质量不过关，凡在建造的远洋轮，一律改用进口机……”曹海荣一股火从心底涌了上来，大声地说：“这是一份长西方资产阶级志气的文件，我们造船工人不同意，广大海员也一定不会同意的。”说着把这张纸还给了李守仁。李守仁想不到自己亲手起草的这张文，还未上报就被曹海荣卡住了，他暗暗吃惊。因为局里的很多同志也坚决反对，可他顽固坚持，他想用这张文先来动摇曹海荣和工人老师傅的心，如果造船工人退让一下，他就可以得意洋洋地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小虎气愤地嚷了起来：“十足的洋奴思想，这是修正主义的文件！”李守仁“嘿嘿”地笑了一声：“小师傅，不要扣帽子，我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如果万匹机在大海里出毛病，那可危险了，懂吗？”“你这是不相信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咱们的万匹机，归根到底是崇洋迷外的思想在作怪。”曹海荣毫不客气地揭了他的底。

李守仁用眼瞟了一下旁边的万匹机部件，说：“刚才一场大雨把万匹机都淋湿了，影响质量，凭这一点暂时就不能吊装。”说着就走到那里，揭开油布，用手一摸。这一摸，可出乎他的意外，非但手上没有雨水，却粘了一手的油，这一下，他心里又暗暗地吃酸了，不敢正视曹海荣和小虎。

曹海荣一字一句地对李守仁说：“李守仁同志，还是清醒一下吧，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我们的造船工业也要前进啊，你们应该积极热情地和造船工人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要当促进派，可千万不能做绊脚石啊！”

这时，厂党委负责同志老凌从码头的通道上走来，看见曹海荣他们，高兴地说：“老曹，你们在这里啊，告诉你们一个好

消息，‘风海’号来电，他们已经绕过了好望角，胜利到达了目的地，这可是我国航运事业中的奇迹啊！”曹海荣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喜讯，作为一个老造船工人眼眶里止不住地滚动着泪珠。

在旁边的李守仁大大地吃了一惊，这好望角恶浪滔天，“风海”号绕得过吗？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这时，工人们都纷纷来到了码头上，把老凌和曹海荣围住了。老凌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天，我请示了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支持我们安装自己的国产机，远航亚非拉！”曹海荣心头热呼呼的，充满着激情对李守仁说：“李工程师，你一定有很多感想吧。”李守仁这下显得十分尴尬，涨红了脸，鼓足勇气说：“老师傅们，你们把我从崇洋迷外的泥坑里救了出来，我要向曹海荣师傅和同志们学习，今后我们一道为祖国的造船工业作出贡献。”曹海荣说：“对，要争无产阶级的志气。”李守仁狠狠地把一张文件的草稿撕得粉碎。

曹海荣深深地感到，这一仗是胜利了，但是，斗争没有结束，为发展祖国的造船工业，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冲破层层阻力，勇往直前。

经过工人同志们的日夜奋战，“风啸”号提前试航，曹海荣担任了试航总指挥，驾驶着祖国的巨轮，操纵着国产万匹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新的考验了。



华东电业管理局 郁俊英 沈金祥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

批林批孔卷狂飙，  
工业生产掀高潮，  
电力工人闹革新，  
发电机“开刀”逞英豪。

今朝我要讲的是上海电力工人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大闹技术革新，向发电机“开刀”，为革命多发电力的故事。

话说一天深夜，时钟已经敲过十二点了，可在通往电力新村的林荫大道上，还一左一右走着两个人。左面那个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子，浓眉下两只大眼象夜明珠一样闪闪发光，他就是浦江发电厂发电机车间综合班班长、共产党员魏刚。走在魏刚身旁的是他徒弟李强。师徒俩这么晚了还到哪里去呢？原来，今天下午，魏刚和厂里负责抓生产的一把手刘炳奎一道到局里去参加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型座谈会。会上，不少兄弟单位相互挑战，开展劳动竞赛，气氛十分热烈。领导同志在会上号召各单位狠抓批林批孔，猛促工业生产，大搞技术革新，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会后，局领导还把电厂的同志留了下来，要求他们多发电力，当好工农业生产的“先行

官”。魏刚回厂以后，连夜把大会精神向全班同志作了传达。同志们群情激昂，立即制订规划，并且派魏刚和他的徒弟李强为代表，连夜去厂革会副主任刘炳奎家，把规划交给他，准备第二天就向发电机“开刀”。现在，魏刚师徒俩正是接受全班同志的委托向刘炳奎家走去。转过两条马路，他们在一家门前站住了。“呼呼呼！”魏刚伸手敲门。不一会，睡意蒙眬的刘炳奎出来开门了，一见魏刚师徒俩，以为厂里出事了，忙问：“怎么？厂里出事了？”“没有。”魏刚平静地回答。刘炳奎又问：“那你家里碰到什么困难了？”“也没有。”魏刚说着走进了刘炳奎家。老刘急忙搬凳倒茶，心里却在想：“这么晚了，到底有什么急事呢？”于是便问：“魏师傅，这么晚了还到我这里来，是——”魏刚接上口：“老刘，今天下午局里座谈会的精神我回到班里一传达，同志们劲头十足，连夜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浦江发电厂也应该大挖生产潜力，发出更多的电，满足各条战线日益增多的用电需要。”老刘一听：“噢，原来你们半夜来敲我的门，是为了贯彻座谈会的精神，那好啊！”老刘高兴地说：“魏师傅，这个问题我在家里也考虑了好几个钟头了，刚刚才睡下。近几年来，我厂职工在党委的领导下，大胆地向发电机‘开刀’，将全厂的发电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目前，我们主要是全力以赴稳住这个百分之三十，使它有效地巩固下去，不出任何事故，这才是对各条战线的最大支援。”“不不，”魏刚微微摇着头，“我们不应该满足这个百分之三十，而要向百分之四十、四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进军！”“啥？百分之五十？”“对！一厂变一厂半！”

老刘吃惊地瞪大了两只眼睛，眉头也皱起来了，心里在想：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根



本就不可能向发电机“开刀”。现在我们厂取得这个百分之三十已经很不错啦。于是便说：“魏师傅，世界上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止境。你也知道，我们厂这个百分之三十是经过多少斗争和艰难曲折才取得的。现在，再要开第二刀，那这些机器能吃得消吗？”

魏刚问：“厂里不是还有一台六号发电机没有开过刀吗？”

“啊？！你是说六号机？”老刘象被蛇咬了一般，急得跳了起来，“魏师傅，这台六号机是苏修货，老爷得很，能够发发电不出事故已经很不错啦！我记得去年有人提过要向它‘开刀’，但结果被否定了。不是有人还编过这么几句顺口溜吗，苏修老爷机，质量差来些，要想超发电，实在太危险！”

魏刚却说：“老刘，过去不准向它‘开刀’，本来就是错误的。正因为苏修老爷机象个病人，我们才再次提出向它‘开刀’，让它脱胎换骨，变成我们自己的双水内冷，为革命发出更多的电来。”

魏刚的徒弟李强也忍不住说：“老刘，我们工人现在也有四句诗，你听：苏修老爷机，没啥了不起，叫它超发电，‘开刀’挖肚皮。”

“挖肚皮？”老刘心里一个“格登”，对魏刚说：“魏师傅，这台六号机当初只装了一半，苏修就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连图纸也统统带走了。现在要在它肚皮里‘开刀’，除非把图纸拿来，否则我坚决不同意！”魏刚知道老刘是故意这么说的，就站起来问：“老刘，你说话算不算数？”老刘回答：“当然算数！”“那好，看我明天把图纸拿给你。”话音未落，拉起李强拔脚就走。李强着急地问：“师傅，你怎么会有图纸拿给他？”魏刚满有把握地说：“我记得一九六一年安装的时候，我师傅

阿龙曾经把六号机的内部结构画在他的一本工作日记上。”李强仍然担心地问：“可阿龙师傅不是支援内地建设去了吗？”魏刚说：“最近他探亲回上海来了，明天下了班我们去看看他。”“好。”

第二天，魏刚要向六号机“开刀”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浦江发电厂传开了。有人去问厂革会副主任老刘，老刘摇着头说：“我根本就不同意，那有这么便当。”这些话传到魏刚耳朵里，他坚决地对全班同志说：“为革命多发电，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毛主席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老刘不同意，我们照样干！”“对，我们照样干！”全班同志齐赞同，干劲冲天。

吃过晚饭，魏刚和李强去访问回沪探亲的阿龙师傅。等他俩从阿龙师傅家里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了。李强兴奋地说：“阿龙师傅真好，翻箱倒柜给我们找到了这本工作日记，看，纸头都发黄了。”魏刚说：“是啊，都十三年了。可你知道，阿龙师傅把这些图画下来，花了多少心血呵！”李强握着拳头说：“哼，有了这个，我们就不怕老刘再反对了。”“不，问题不会那么简单，老刘只想稳住那个百分之三十，根本就不同意我们向六号机‘开刀’，斗争才开始哩！”

师徒俩这么说着，很快回到了浦江发电厂。一踏进综合班，就听到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小青年伏在一张台上写着什么。魏刚走上前问：“你们在画什么呀？”青年们一看班长回来了，就说：“老刘反对我们搞革新，和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白厂长没有两样！我们画张漫画贴到他办公室去，清醒清醒他的头脑！”“白厂长？”魏刚眼前一亮，高兴地说：“老刘又没看过《火红的年代》，他知道白厂长是什

么人？今晚食堂里正好放这部片子，我看干脆请他一起去看，比送这张漫画更能清醒他的头脑，你们说好吗？”“好！”青年们一齐赞同，争先恐后奔出了综合班。

这时候，厂革会副主任老刘正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这个同志每天早上七点钟上班，总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平时，厂里发下来的戏票、电影票，他总是让给工人们先看，所以《火红的年代》有的人看了两次，他却一次还没看过。现在，他正忙着制订稳住百分之三十的各项措施，准备拿到厂革会上去讨论。忽然，他看见魏刚领着几个青年走进办公室，以为又是来谈“开刀”的，所以马上来个先发制人：“魏师傅，你们提的那个建议，我再三考虑过了，在日前实在不是时候。你不想想，没有图纸怎能在它肚皮里‘开刀’？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不但不能多发电，恐怕连百分之三十也——”老刘说到这里，发觉魏刚在对他笑，看上去并不是来谈工作的，因此赶忙改口：“魏师傅，你们来找我做啥？”

魏刚笑着说：“我们看你太辛苦了，请你一道看电影去，活络活络脑子。”

“看电影？”老刘摊开两手，“你们看，我正在制订落实局里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措施，哪有工夫看电影啊！你们先去吧，反正今后有的是机会。”

“不，票都给你买好了，今天这场电影你非看不可！”李强一本正经地说，“老刘，你再这样下去，可要变成七十年代的‘白厂长’啦！”

“白厂长？”老刘莫名其妙，瞪眼望着李强。

魏刚这时看到台上放了一副老光眼镜，知道这是老刘办公的“宝贝”，便对李强努努嘴。李强马上领会意思，顺手拿过

眼镜朝老刘眼前一晃，说：“快走吧，看电影去！”老刘看见眼镜被抢，急得叫了起来：“暖暖，你怎么把我的眼镜拿走了，我办公没有眼镜怎么行，快还给我。”说着伸手就去抢。李强一个纵身跳到门口，大声说：“到了电影场里我再还给你。”一转身人影就没了。魏刚趁此机会一挥手，几个小青年一拥而上，又推又拉，前呼后拥，硬是把老刘请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局里大型座谈会精神。老刘由于看了电影，思想上多少有所触动；魏刚又找他谈过心，知道阿龙师傅的工作日记也找到了，觉得还有些把握，加上同志们都支持魏刚的建议，他也不好再表示反对了。

六号机“开刀”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可是，在开第一刀时就碰到了困难。这第一刀就是把发电机肚皮里一百多根线棒从钢槽里拉出来，然后装进铜管变成双水内冷，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特别是把线棒拉出来，弄得不好就要拉断。开始因为缺乏经验，把一根线棒拉断了。老刘听到消息，急得双脚直跳。仓库里总共只有五根备货，如果再拉断，那不但不能多发电，而且连百分之三十也泡汤了。

老刘走进发电机车间，一看地上果真放着一根拉断了的线棒，而李强却还在指挥行车继续拉。顿时，火就上来了：“李强，你还不快给我停下来！”

正在专心指挥的李强，回头一看是老刘，心里已经明白了三分，要紧走过来问：“老刘，我们正在采用新方法拉，你为啥叫停下来？”

老刘根本不听：“我不管你新方法还是老方法，反正线棒拉断，我不能再让你们这样胡闹下去！”

“万事开头难嘛！”李强严肃地说，“老刘，拉断了线棒我们心里也急啊，问题是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所以，我们决定改用新方法再拉，你看，这一根不是已经拉出一半来了。”李强说着又去指挥行车了。

老刘不管青红皂白伸手就把李强拉住：“不行，你给我停下来！”

“停？！”李强两眼一瞪：“碰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了？老刘，我们工人开弓不回头箭，拉线棒说什么也不能停！”说完，“嘿——”一声吹哨长音，行车又轰隆隆开过来了。

老刘气得浑身发抖，他猛个转身跳到行车电源开关箱旁边，“啪！”把闸刀拉下了。

李强一见老刘动手，也火冒八丈，奔过来推开老刘，“嚓！”又把闸刀推上了。

“你……你这是破坏生产！”老刘气得暴跳如雷。

“你……你这是压制群众革命！”李强叉开两腿，捏紧拳头，毫不示弱。

这正是箭上弓弦，一触即发。盛怒之下，老刘想起魏刚来了：“李强，你师傅呢？叫他来跟我说话！”

“我没有空，要找你自己去找！”

老刘被李强几句抢白，呆得象个木头人似的一时不知怎么办。

就在这时，魏刚手里提着一件工具急匆匆地从车间大门口走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工人。

老刘一见魏刚，满肚皮的气全部发了出来：“魏刚，我以厂革会副主任、生产组组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即解散革新小组，把发电机‘开刀’停下来！”

“停下来？”魏刚吃了一惊，“为什么？”

老刘面孔铁板：“问题已经很清楚，拉断了线棒，这台发电机不但不能再发电，而且厂里的百分之三十也要受到严重影响，这……你敢负责吗？”

“敢！有啥不敢！”李强在一旁替师傅回答，“天塌下来由我们顶着！”

“好，好好！那我没啥可说了。”老刘转身就走。

“等一等！”魏刚洪钟般的声音使老刘收住了脚步。“老刘，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群众的革新，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荣称号吗？来，我们好好谈谈。”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魏刚硬是把老刘按到一张木凳上坐了下来。这时，他已深深感到，老刘已被那个百分之三十蒙住了眼睛，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看不到群众已经自觉地投入到迎接生产新高潮的战斗中去，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在脑子里结了个“肿瘤”。因此，在向发电机“开刀”的同时，也必须帮助老刘把这个“肿瘤”开掉。只有路线对头，才能勇往直前。他对老刘说：“老刘，你今天的行为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件事。那时候，你和我们工人站在一起向敌人作斗争，今天你却重蹈那个走资派的覆辙，变成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啥？我变成绊脚石了？”老刘倒吸了一口冷气，两只手在微微颤抖。

魏刚接着对陆续围上来的工人讲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件事：“一九六一年，我们在安装这台苏修‘老爷机’的时候，突然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连图纸也统统带走，一个苏修家伙还笑我们不能把发电机转起来，气得我们肺都要炸了。后来，我和我师傅阿龙串连了几个工人，把被头铺盖搬到车间

里，铁了心也要把发电机装好。可这却吓坏了厂里的走资派，他拜倒在苏修脚下，不准我们工人自己装，逼着我们离开车间。我们和他辩论，他就下命令不发给我们工具和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你老刘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我们，每天夜里瞒着那个走资派把仓库门打开，发给我们材料和工具。最后，我们硬是把这台‘老爷机’治了个服服帖帖，叫它乖乖地发出电来。老刘，想想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支持我们，而现在又为什么安于现状，不敢前进了呢？”

老刘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那时苏修欺人太甚，逼着我们起来和它斗争，就是罢官撤职我也要为中国人民争口气！可现在情况变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走资派的反，夺了走资派的权，发电量年年增加，形势越来越好。我原来想采取一系列措施稳住超发百分之三十，可现在给你们这么一搅把我的计划全打乱，百分之三十也摆不平啦！”

“什么？你想摆平？！”魏刚有点吃惊，严肃地指出：“老刘，你这个思想实在要不得呀！经过批林批孔，将出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而你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现在，群众已经走到前头去了，你却只想摆摆平，不想再提高，这怎么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呢？同志，长此下去，身上无压力，胸中无大志，那就危险哪！”

“啊？！”这一次是轮到老刘大吃一惊了。他那宽阔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只听魏刚又说：“上海钢铁厂的工人不花国家一分钱，更新设备，搞成了吹氧炼钢，每年可为国家多炼大量钢材。我们发电工人也要象他们那样，在不增加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大闹技术革新，继续向发电机‘开刀’，发

出更多的电，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老刘，你是厂里抓生产的一把手，可要看清这其中的重大意义啊！”

老刘无话可说了。魏刚的这些话，象十八磅重锤句句打中了他的要害，震撼着他的心坎。可当他看到地上那根拉断了的线棒，心里又不安了，便说：“魏师傅，可这线棒——”

“我们正在想办法，你看。”魏刚把他带来的那件工具放到老刘面前：“金工车间的师傅帮我出了不少主意，改进了这只夹具，老刘，你是行家了，看看行不行？”

老刘拿起夹具看了又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真的，他当了十几年的工具员，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精巧奇特的夹具。这时，和魏刚一起来的一个工人对老刘说：“魏师傅为了这只夹具，可真是花了不少心血，昨天拉第一根线棒，由于角度不对，把他的手打肿了。你看他的眼睛熬红了，眼皮都肿了。两个晚上他没好好睡啦！可你老刘，一点情况不了解，就武断地下命令停止开刀，真不象我们厂革会副主任说的话！”这个工人的话说得老刘满脸通红，甚至红到颈脖里。就在这一刹那，他回想起那天半夜魏刚来敲门的情景。同样是参加了局里的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魏刚能连夜向群众传达，急得觉都睡不着；而自己却闭门自思，高枕无忧，呼呼大睡。他感到惭愧了，一下子在思想上找到了差距。他激动地站起来对魏刚说：“魏师傅，你今天真是给我开了一刀，开得好，开得及时。看来，我确实被那个百分之三十缚住了手脚，害得我止步不前，拖大家的后腿。现在我看到了，经过批林批孔，广大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我一定好好向你学习，赶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魏刚深有感触地说，“老刘，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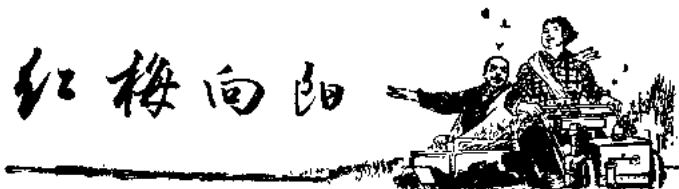
线棒还仅仅是第一刀，今后困难一定还会很多，我们欢迎你象今天这样再来督促我们。”

“不，不！”老刘满面惭愧，“不是我来督促你们，而是你们来给我‘开刀’，和大家一起迎接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说着，提起夹具，拉了魏刚，兴奋地向发电机走去。

这以后的故事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到了。这台老爷机经过“开刀”，改装上了我国自己的双水内冷，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为革命多发电力。厂革会副主任老刘也在战斗中进一步受到教育，和魏刚及广大工人一起，朝着更新的目标昂首挺进。



# 红梅向阳



嘉定县电影放映管理站 赵振威

国庆节过了没有几天的一个早上，东方刚刚露出一点白光，在上海郊区新民大队的横沥河里，有两个人摇了条水泥船，一直朝向阳村生产队的金鸡浜摇去。立在船头上撑篙的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妇女，短头发，圆面孔，上身穿件方格子的两用衫，下身着条深蓝色的条子裤，眼望远方，英姿飒爽。她，就是向阳村生产队理论学习小组组长金红梅。立在船艄上摇橹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花白的头发，古铜色的面孔，一身老布衫裤，精神抖擞，老当益壮。他，就是向阳村生产队的贫协组长阿松伯。两个人把船摇到了金鸡浜，既不隔河泥，又不捞水草，却是拿了根篙子，东戳一记，用尺量一量，纸头上写一写，西戳一记，用尺量一量，纸头上写一写，一歇歇又用算盘滴滴笃笃的算算，一歇歇又朝浜北面的十二亩高亢地上指指点点的讲讲。

这两个人到底在做啥呢？喏，事情还要从头讲起。

今年三抢结束后，向阳村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掀起了一个讲远景，订规划，学大寨，鼓干劲的热潮，制订了一个十年远景规划，并且计划结合今年三秋，筑好一条贯通整个生产队的农机干道，保证块块田里农机到，年年丰收产量高。不料老队长对今年三秋筑好农机干

道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为啥？因为这条农机干道中间隔着一条金鸡浜，若是绕过金鸡浜，非但要兜个大圈子，农机路不能筑直，还要占用不少耕地面积；若是从金鸡浜上架座农机桥，浜面宽，跨距大，造价太高。红梅认为，金鸡浜是条死浜，对排灌、运输作用不大，若是用浜北十二亩高亢地的泥土来填平金鸡浜，既可移平高亢地，实现园田化，又可筑好农机路，还可增加一亩两分土地，为国家多作贡献，真是一炮三响。就是用工量大，劳力比较紧张。为了正确计算填浜筑路的用工量，所以今天一早，红梅和阿松伯摇了船到金鸡浜里测量。

红梅与阿松伯两个人测量计算好填浜筑路的用工量，正巧碰着老队长的女儿玉珍开了手扶拖拉机要过渠道去耕田，来问红梅拿两块船基板垫一垫。三个人正在垫渠道，让手扶拖拉机开过去，老队长来了，他是到兄弟队调早熟高产麦种路过这里。玉珍见阿爸来了，手朝拖拉机一指：“阿爸，你看，眼前有机没大路，过河要摆渡，跨渠费工多，往往出事故。……”玉珍还要讲下去，老队长却打断了讲：“比起解放前，岸象蝻蟥屎，挑担象走钢丝，好得多了。慢慢来嘛！”玉珍讲：“不是队里计划今年筑好农机路吗？”“计划是计划，实际是实际，慢慢再讲！”原来老队长有他自己的想法，一则是对那块种熟的高亢地舍不得移平，虽然高亢地上不能种双季稻，而种其他作物，倒是块高产田，种棉花花得发，种小麦麦丰收，产量有保证；二则就说金鸡浜是只死浜斗，将来早晚要填没，但是眼前种种水花生，养养花鲢鱼，多少也有点好处，这就是老队长安排河山的一套打算；再讲队里地多人少，劳力缺乏，一年三熟已经蛮吃力，还要平高亢、填浜筑路，实在是“六尺跳板要过八尺浜——搭勿够”。老队长还要开口申辩，只见红梅上前笑

咪咪地讲：“队长，规划订了，就要树雄心，立壮志，排除万难去实施，可不能光把决心写在纸头上，规划贴在墙壁上，结果决心成了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规划成了轮船上装橹——做样子啊！刚才我们已经测量过了，填没这条金鸡浜，只要两千八百个土方，花上五百多个人工，就可以移平高亢地，填没金鸡浜，筑好农机路了。”老队长一听，吓了一跳，讲啥“只要两千八百个土方”，真是小人吹喇叭——口气不小，五百多个人工，啥地方来？他的头马上象拨浪鼓一样地摇了起来：“红梅啊，十年规划，离开现在还早着哪，过几年再搞也不晚嘛！”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看来老队长是安于现状、胸无大志的思想在作怪。红梅接着讲：“社会在飞跃，时代在前进。要革命，就要坚持前进，我们可不能落后于形势呀！”老队长听到“不能落后于形势”，倒有点不服帖：“红梅，今天我要到兄弟队去调高产麦种，难道不是为了丰收吗？”“有了好种确是提高产量的一个方面，但是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近年来，向阳村生产队的粮棉产量为啥徘徊不前？为啥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提高不快？”玉珍也抢着讲：“为啥拖拉机过渠道要费这样多的工夫？”“呃，这个……”一连串的为啥，为啥，问得老队长实在答不上来。他想，现在调麦种要紧，干脆不再回答，掉头就跑。红梅、玉珍催得急，他才答应晚上再商量。

再讲，红梅主张移平高亢地填浜筑路的建议，得到了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支持。但是，也有人听说要填没金鸡浜，却象割他身上肉一样的心痛。啥人？就是队里的富裕中农王根发。原来王根发的自留地就在金鸡浜旁边，多年来，他在浜滩边拷点河泥浆，竟然被他渗出了一分多自留地，拿只金鸡浜的鸡冠头也渗掉了，大家都叫它“豁边

田”。王根发在“豁边田”上种种蔬菜，自己吃吃，吃不光拿到集市贸易去卖卖，实在是笔额外收入。老队长因为王根发生产上有一套，所以在他看来，“豁边田”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去指责。现在王根发听说要填浜筑路，“豁边田”就要豁脱，额外收入就要敲脱，怎么会不心痛。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要老队长不答应填浜筑路，“豁边田”就好仍旧豁下去。

当天晚上，王根发来找老队长，老队长从兄弟队换麦种回来，脚还没站稳，他就急着问：“老队长，红梅他们填浜筑路的事，党支部也支持，你看怎么办？”老队长一听眉头皱得象胡桃肉，脱口说道：“啊！支部真的同意马上开工，咳！那我还有什么办法。”王根发听了心里更加急，看来“豁边田”真的要豁脱了。但是脑筋一动，办法有了，就对老队长讲：“队长，既然领导上支持，那就马上打张报告，要求公社农机站支援三部大拖拉机、两部推土机。”“打报告，要求农机站支援？”“对啊，我看领导上一定会同意的。”“要是不同意呢？”“要是不同意，那就只好以后再讲啦！”王根发心想：三秋任务这么重，只要拖过眼门前，三秋结束后大队规划要开新河，到时候也不会有时间搞！这“豁边田”可又豁下来了。王根发看看老队长听得一直在点头，又讲下去：“没有农机路，日子照样过，要是为了填浜筑路，影响三秋，播种季节脱掉，明年夏熟作物产量减少，领导和群众都要找你这个队长啊！”“嗯！”老队长越听越觉得王根发讲得有道理，马上到房间里拿了纸头和钢笔，起草打报告。

再讲这一天晚上，红梅和理论小组的同志请了阿松伯一起，再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的教导，大家越学方向越明，越学干劲越足，一起详细讨论了结合三秋

填浜筑路、一炮三响的具体措施，并且连夜做起准备工作来。红梅做了一歇，看看辰光不早，估计老队长已经回来，准备去老队长家里，向他汇报一下大家的打算。

这个时候，老队长正在看写好的报告，见红梅进来，就要紧立起来：“红梅，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随手把报告递了过去，心里想，这张报告，你总不会反对吧。王根发的两只眼睛也一直盯牢了红梅。红梅接过报告看了看，就放到了台上：“我看报告不要打了。”老队长一听报告不要打了，实在有点弄不懂，真是秋里的天，刻刻变，口里劲头十足要填浜筑路，现在真的要打报告上马了，却又讲报告不要打了，就要紧问：“为啥报告不要打了？”红梅却讲：“你到我家里去看看！”说罢，拉了老队长就走。老队长莫名其妙，只好跟在后面。王根发也紧紧的跟了上去。

一到红梅家里，只见客堂里电灯澄亮，一些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正在劈竹篾的劈竹篾，编箩筐的编箩筐；红梅平时踏的一辆自行车的两只轮盘已经拆了下来，阿松伯正在帮红梅改装小拖车；玉珍在地上画了部手扶拖拉机，不知还在七划、八划的搞啥花样经，大家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再朝墙壁上一看，一块小黑板上用红粉笔写了一段毛主席关于远景规划的语录，下面写了两行字：一行是“学大寨自力更生实施规划”；一行是“为革命艰苦奋斗大干快上”。老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只见红梅朝客堂里一指，信心百倍地讲：“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又讲：“三秋大忙季节，农机站的翻耕任务也很繁重，我们实施规划，也必须建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啊！”玉珍讲：“对！决不能做伸手派！”老队长朝玉珍眼睛一弹：“啥个伸手派？平整高亢、填浜

筑路，不是坐了编编箩筐、唱唱山歌！”王根发要紧接下去讲，“是啊，打报告申请支援，这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红梅理直气壮地讲：“根发叔，只要路线正，决心大，干劲足，填浜筑路一定能胜利完成！大寨人日里治山，夜里治窝，我们来它个日里战三秋，夜里填浜筑路平高亢。”玉珍讲：“对，出早工，开夜工，早夜两头顶一工，一个人就好当两个人用！”阿松伯拍拍老队长的肩胛：“老兄弟，刚才红梅同大家商量过了，大寨人百里千担一亩苗，我们一里十担笃定挑，每人每夜两方土，日干夜干不叫苦，定要填没浜斗筑好农机路！”王根发一听，急得跳了起来：“啊呀，这样日也干，夜也干，身体怎么吃得消？”玉珍见王根发这样起劲反对就毫不客气地讲：“我看你呀，不是怕身体吃勿消，倒是担心‘豁边田’要不着落了！”玉珍一句话击中了王根发的要害，讲得他顿时面孔涨得象肺头，结结巴巴地讲：“你，你……，你这个话是啥意思啊！”王根发的一副窘态，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红梅也严肃地讲：“根发叔，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松松垮垮改变不了面貌，要实现远景规划，就要吃大苦，耐大劳，出大力，流大汗，更要象大寨人那样，把心全部放在集体上啊！”王根发想不到填浜筑路没有阻止，反而被玉珍她们点穿了自己的小算盘，再一想，老队长还没有同意，你们也不好自作主张，就冲着玉珍说：“好好，我有私心，你们有本事，你们去搞吧，反正影响了三秋，由队长负责的。”一面讲，一面有意朝老队长看了看。

这时老队长思想斗争很激烈，坐在旁边一支接一支吸香烟。红梅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老队长思想不解决，怎么能够带领大家实施规划？浇菜要浇根，帮人要帮心，于是就因势利导地讲：“队长，听说解放前为了这条金鸡浜，贫下中农

还有一本血泪账啊！”老队长听红梅提起金鸡浜的血泪账，顿时眼睛里冒出了愤怒的火焰，人“唰”地一下子立了起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金鸡浜的这本血泪账！”说罢，只见他手里吸剩的半支香烟竟然捏得粉碎。原来，三十年前，村上的地主李黑心说什么风水不风水，要把一只小浜斗扩大成金鸡形状的大浜斗，老队长仅有的三分薄地，正好当作金鸡的头被石灰线划了进去，硬要掘掉。老队长当然不答应。李黑心一张状纸送到伪政府，诬说老队长祖上欠下二十担白米，要他还清。旧社会，政权在地主阶级手里，非但三分薄地被李黑心霸占去掘了金鸡浜，老队长还为此吃了三个月的官司。当时，王根发的几亩土地也在金鸡浜旁边，因为事先花了两担白米送给李黑心的管家，才算没有划进石灰线，但是，李黑心在金鸡浜里种上了荷花，每年六月份，荷花盛开，李黑心陪了一批批的财主乡绅来看荷花，人来车往，拿王根发田里的庄稼踏得一塌糊涂，实在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王根发听到这里，倒也勾起了心事。只听见红梅又在讲：“旧社会，李黑心为了他的风水不风水，要改变河山，是梦想长久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今天，我们贫下中农为了革命的需要，人民的幸福，就要有一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教山河听我们指挥！”阿松伯又对老队长讲：“老兄弟，可不能只顾眼前过得去，要为形势发展多考虑啊！当年宣传总路线时，提出‘点灯不用油，种田不用牛，河里蓬蓬蓬，田里冒烟卤’，有人也讲办不到，现在不是早就实现了，你女儿也当上拖拉机手啦！愚公移山靠决心，事在人为靠干劲嘛！”红梅接着说：“我们贫下中农不去安排山河，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失去的‘天堂’，还在明里暗里进行捣乱”，她说到这里，望望王根发说：“根发叔，李黑心不是帮你在



“豁边田”上拷河泥浆吗？”王根发给红梅一问，涨红面孔说：“那是李黑心自己跑来的。”“是啊，你为了个人发家致富弄‘豁边田’，李黑心就是要自己跑来帮你改变山河，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红梅说到这里，又对着老队长说：“队长，每个阶级都有一套自己安排山河的计划，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安排，其他阶级也都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安排，这可不是小问题啊！”玉珍讲：“爹爹，不要橄榄核垫台脚——活来活去了，你看，我还准备把手扶拖拉机改成推土机呢！”

老队长听了红梅、阿松伯和自己女儿玉珍的一番话，想想实施规划的重要性，看看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只要不影响三秋任务，那就上吧！于是当场把填浜筑路平高亢的工程交给红梅具体负责，但是再三关照，一定要保证立冬前完成，要是立冬前完不成，必须立即停下来，决不能影响种麦季节。坐在一旁闷声不响的王根发一听，老队长也同意了，只得象霜打的长茎菠菜，低倒了头，有气无力地回去了。

从此以后，红梅和社员们一起，日里大战三秋，夜里填浜筑路，大搞规划实施。高亢地上、金鸡浜边红旗招展，灯火通明，社员们扛的扛，挑的挑，斗志昂扬，歌声响亮。红梅拉着用自行车轮盘装成的小拖车，玉珍开着手扶拖拉机改装的推土机，干得热火朝天。阿松伯还定做了一对大畚箕，日夜参战。想起远景变近景，真是越干越有劲！

啥人晓得，天气突变。一天夜里，气象站紧急预报，最近一个阶段，将要连续阴雨。这对填浜筑路，实施规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老队长本来担心立冬前要在平整好的高亢地上种上小麦会有困难，现在听到气象预报，不要说立冬前高亢地平不好，就是落雨天里种麦子，也会增加不少麻烦，无论如何，

移高亢、填浜筑路必须立即停下来，一定要抢在连续阴雨之前种好小麦！

第二天一早，老队长正要出门去找红梅，正好碰着王根发急匆匆的闯进来。原来王根发一早看见红梅带了一批人在垒自留地，王根发想：嘿，平常讲的比唱的还好看，什么要把心思全部放在集体上，可是碰到了气候变化，也要紧种自己的自留地了。所以，要紧来拉后腿，若是红梅再要唱高调，就要同她撞！老队长一听红梅带了批人在种自留地，心里真象生姜炒辣椒一样的火辣辣，马上同王根发一起，拔脚就跑。走不多远，只见红梅果真脱剩单布衫，袖管捋到胳膊窝，铁镢举得半天高，正在垒自留地，弄得满头大汗，还有阿松伯、玉珍和其他几个社员也在帮了一起垒。老队长看到这种情况，更象火上浇油；红梅啊红梅，当初建议填浜筑路，硬要在三秋期间实施规划的是你；批评我因循守旧，落后于形势的是你；不同意打报告，请农机站支援大拖拉机、推土机来填浜筑路的也是你。现在，眼看马上要连续阴雨，人家都在着力的填浜筑路，你却垒自留地，还带了人一起垒，真是存心与我唱对台戏！因此，走到红梅身边，板起面孔，拔直喉咙：“红梅，昨天夜里，气象预报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是要找你啊！”红梅正想讲下去，老队长却象劈毛竹一样地哇啦、哇啦讲开了：“那好啊，为了种麦不脱季节，为了不使集体减产，为了不使国家遭受损失，现在我不得不决定了，今天吃过早饭，把高亢地拉拉平，马上种麦！”“马上在高亢地上种麦？”“对！我是队里的队长，我要对队里的生产负责！”王根发讨好地讲：“红梅，你年纪轻，要听听老队长的。”红梅却坚定地讲：“不，填浜筑路决不能停！麦子我们今天就种，不过暂且不种在高亢地上。”老队长

想，不是种在高亢地上，难道种到你爹的自留地上？就问：“那末种到啥地方去？”红梅朝自留地指指讲：“喏，就种在这里！”老队长一听，啥，真的种到你自留地上？我急得象在火里，你还寻得落开心。王根发旁边插嘴讲，“唉，真是不挑担子不晓得肩胛痛，不当队长不晓得责任重啊！”老队长一听到责任重，更加急起来，就一本正经地讲：“红梅，你不看看现在是啥个时候，离开立冬没有多少日子了，马上要连续阴雨，麦种还在仓库里，你还只当玩介事，要是你再固执己见，一切后果要你负责！”老队长越是面孔板得象涂了层浆糊，玉珍和其他社员却越是捧牢肚皮笑得起劲。阿松伯晓得老队长误会了。原来，红梅他们早已做好了晴雨两套准备，昨天夜里听到气象预报后，恐怕立冬前要在平整后的高亢地和金鸡浜上种小麦来不及，所以连夜商量，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种“移栽麦”。可是眼前没有空地，红梅就建议先种到自己家里的自留地上，以后再移栽到大田里。今天一早，红梅和几个人一起在爹自留地，准备吃过早饭，再把这个打算告诉老队长。老队长听罢，真是又高兴，又惭愧。王根发也象踏瘪的喇叭一样，响勿落了。

红梅觉得，老队长的思想，正说明了制定远景规划和实施远景规划，都是要经过斗争的。她语重心长地讲：“队长，心中有个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要把美好的远景变为现实，必须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从当前做起。只顾眼前，没有远大理想，就会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有时还会迷失方向；同样，有了远大目标，如果不抓当前，长远目标也不会实现。这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啊！”老队长越听越觉得红梅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准，一颗红心都交给了集体，事事处处都为了革命，而自己却因循守旧，看不到群众的

积极性，处处成了实现规划的对立面。于是，掉转身来就跑了。玉珍看见自己爹爹一句话不讲就跑了，认为他还不同意，急得追上去喊：“爹爹，你怎么跑了？”老队长一面跑，一面讲：“我到仓库去拿麦种，一起来种！”王根发看见老队长去拿麦种了，想想自己只顾“豁边田”，也太自私了，就要紧喊：“队长，等一等，一起去！”

在红梅和社员群众的艰苦奋战下，终于平整了高亢地，填没了金鸡浜，筑好了农机路，还提高了老队长的思想认识，做到了一炮四响，使规划得到了胜利实施。农机路筑好的那天，老队长和红梅坐在玉珍开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肥料，老队长激动地讲：“红梅啊，远景规划实在好，真是越干越有奔头了！”红梅又意味深长地笑着讲：“平整了高亢地，填没了金鸡浜，筑好了农机路，这仅仅是十年远景规划的一个方面，还有许多规划需要我们去积极实施，我们还要努力作战，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啊！”老队长听了连忙点头：“对对，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一个新套套，使远景规划保证实现，提前实现！”这正是：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向，  
胸有朝阳斗志昂，  
人换思想地换貌，  
大寨红旗迎风扬。



# 鱼池风雨

赵雪芬

故事发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红旗大队。

这个大队四面环湖，池塘密布，远远望去，象绿色的地毯上镶满了闪光的镜子。几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除了在百亩粮田上夺丰收外，还在百亩水面上放鱼繁养，争作贡献。农业生产象竹笋脱壳节节高，副业生产如快马加鞭向前跑，全大队到处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

今年，他们为了使生产更上一层楼，决心打破每年向外地购买鱼苗的习惯，自力更生培育鱼苗。育苗要有育苗手，选谁来培育鱼苗呢？大队召开了会议，发动大家来讨论、推选。

讨论会上，社员们热烈地议论着。有的说：“人好苗好，苗好鱼好，选好育苗手是关系到今年渔业生产能否丰收的关键。”还有的说：“要把眼睫毛大的花子养成三寸长的鱼苗，并不象小孩玩积木那样轻巧，应该推选有基础的人！”这时，窗下坐着的一个矮墩墩、胖滚滚的小青年志强，听了大家的讨论后，心里也在盘算：队里有基础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老党员、现在的鱼池管理员长林伯，他思想好，办事认真负责，但就是没有育过这苗种，恐怕技术搭不够；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鱼池管理员张金发，以前被批判过，但现在还老实，在育苗技

术上是熟套套的。志强两只大眼忽闪了几下，一抬头只见张金发正笑咪咪地望着他，使他想起一件事来。今天歇晌时，张金发也是这样笑咪咪地对他说：“育苗真是难呀！不过象你这样灵敏机灵的小伙子，不用一年，我包教你会！”把志强说得既佩服又羡慕。想到这里，志强站起身来直通通地说：“张金发以前育过鱼苗，技术有基础！可以叫……”“我可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没等志强说完，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人就是长林伯。他浓眉毛黑脸膛，两只大眼直发光，年龄已经六十开外，身体却象钢板结实。他站在毛主席像下，铿锵有力地讲：“不错，张金发有技术，当过鱼池管理员，也育过鱼苗。但，为啥后来不当管理员了呢？技术是为路线服务的，路线不对，技术再高也要走邪路。路线正确，没有技术也能学会技术，也能育好鱼苗！”长林伯一席话，象清明三月的连夜雨，点点滴滴渗入大家的心头。许多老贫农听了连连点着头。这时志强仍别着头，不服气地说：“这副担子千斤重，我看无人能挑动！”长林伯心想：要把大寨红旗飘鱼塘，我刀山火海也敢上！于是就走上前去，捏紧拳头向上挥了一下说：“我是共产党员，把这任务交给我吧！”顿时会场里一只只手齐刷刷举起来，大声说：“对，我们要长林伯管鱼苗！”说完话，毕毕静，大家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老支书。老支书看到这种场面，想长林伯出身贫苦基础好，从小在渔霸的皮鞭下受煎熬。解放后，一个心眼跟着党，文化大革命中又勇于把鱼池管理员担当。他志坚如钢，心红似火，定能把育苗这副重担挑。于是用无限信任的眼光望着长林伯，说：“你是二十四根肋骨，根根能压千斤的人，相信你一定能把鱼苗培育成功！”话没讲完，会场里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老支书接着又说：“育苗任务重，你一个人兜不过来，再挑选一个助手！”长林伯看到党和群众无限信任自己，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他两道锐利的目光在会场里一扫，发现志强仍在那里皱着眉头不开瓢，心里想：志强干活泼辣，心爱集体，就是头脑里缺根阶级斗争的弦，就走上前去，拉着志强的手说：“我俩已是老搭档了，这次再来个新合作！”顿时，会场里又“哗——”地响起一阵掌声。

掌声过后，屋角里还有个人零零碎碎地拍着手，长林伯回过头去一看，是张金发。他为啥落在人家后面鼓起掌来？他为啥这几天和志强特别接近？志强刚才为啥首先提他的名？这一切，都引起了他的深思。这时，张金发也感到自己孤零零的掌声太突出了，便连连解释说：“选长林伯育苗，我赞成，我再一次鼓掌赞成。如果以后有用到我的地方，我决不保守！”还没有说完话，社员们已纷纷走出会议室了。

散会了，长林伯回到家里，想到今天发生的事，便拨亮了煤油灯，打开了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思忖了半夜。

第二天，长林伯带着志强，披着晨曦，踏着露水，来到杏花池边开始清塘。

他们把污水放尽，杂鱼捉尽，连杂草青苔也拉掉，最后又把池底整平。这时志强看着平静如镜的池床，心想：好呀，总算清除干净了，于是擦了一把汗水，笑嘻嘻地对长林伯说：“坏蛋捉尽，池塘太平！”长林伯却有板有眼地说：“别看表面平静，还要看到隐藏在浑泥里的坏蛋！”他一边说，一边在塘边上兜来兜去，兜到一棵杨树根底下，停住了脚步，定睛一看，只见一堆烂河泥在蠕动，就大声对志强说：“志强，你来看，这里躲着坏蛋！”志强顺着长林伯手指的地方望去，是一只老甲鱼从泥

底下钻啊钻。他伸过手去一抓，那老甲鱼非常狡猾，撑开四爪，溜出了志强的手一个劲朝前逃窜。这时长林伯把裤管捋了捋，“通通通”地追了上来，脚下溅起的泥浆，象雨点一样甩到背心上。那老甲鱼却一骨碌钻进一个黑乎乎的洞里去了。志强心想，一只甲鱼翻不了池底，何必去花力气！于是就慢吞吞地说：“长林伯，逃掉了就算了。一只跳虱还能把被子顶翻。”长林伯说：“别看它一只，吃起鱼苗可凶哩，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说着，转过身去拿了一把铁锹说：“那怕它钻进十八层地底，我也要把它挖出来！”就一个劲地从杨树根挖到石驳岸，一直挖了几公尺，终于把老甲鱼挖了出来，用力一铲，把老甲鱼一截两段。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甩掉手上的泥巴，转过头来含义深刻地说：“志强，我们既要防止池内甲鱼，还要看到岸上甲鱼！”志强听了长林伯的一席话，似懂非懂地点了一下头。

几天后，鱼苗长得圆滚滚、乌黑黑，长林伯扳着手指一算，十天不到已有寸把长了。这些鱼苗长大后，不但能供应全大队百亩水面的放养，还可以支援全公社，甚至外县。想到这里，乐得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又精神抖擞地去磨喂鱼的豆浆了。

六月一到，马上要开始夏繁。这一天，长林伯跟志强来到池边观察鱼情，突然发现池塘水色变浓，他弯下腰去捧起水一看，见喂下去的东西都溶解在水中，这证明鱼不在吃食。长林伯焦急地拿来一口小网，伸到河里一捞，捞起一条鱼苗，从头看到尾，发现鱼身上有有点烂斑，这证明苗儿生了病，长林伯心痛地对小鱼直呵着气……

这时候的志强，见到鱼苗生了病，急得歇歇转，团团转，额上沁出大汗珠。他前天在队里听到有人说，叫两个外行人养鱼苗，好比叫小孩养麻雀，准弄个七死八活。他听了火爆爆



的，还和人顶了一阵嘴，想不到现在果然鱼病了。俗话说：“鱼毛毛鳃死人”，万一育不好，订购的鱼苗已经回掉，这一年的渔业生产就脱空了，这可怎么办好？长林伯却镇定自若地说：“志强，无风不起浪，要查查这谣言哪来的。”又说：“鱼是得了肠胃炎，因为他不吃食，水色就浓，肚里难过，它就乱窜，把身子擦破，形成斑点。”志强听后，感到长林伯分析得在理，但是说得再好，不会治疗，还是白搭。长林伯又开腔道：“我上次到公社繁殖场，听他们用土方草药治疗鱼病的经验，象这种肠胃炎，只要吃大蒜汁就会好的。”志强心头一阵欢喜，但转又一想，七月里，哪里还有大蒜呢？长林伯兴冲冲地说：“走！把我屋檐下一捆大蒜种拿来打汁。”于是两人三步并成两步走，手急眼快地取下大蒜，放到石臼里舂成汁，及时喂了下去。一帖草药，治好了急病，池塘边又响起了鱼跃声。

这事过后，长林伯想到，有一种叫鱼腥草的，小鱼苗最喜欢吃，同时这草容易消化，营养好，有利于小鱼病后喂食，于是决定要到外地去捞鱼腥草。临走之前，他又叮嘱志强：“要把鱼苗培育好，还要多注意鱼池的风风雨雨。”

志强想，鱼苗的病已经治好了，还要注意什么风风雨雨呢！他心是这样想，嘴里却没有说出来。

长林伯走后，志强照往常一样看守鱼池。这天午后，他正在塘边检查，身后传来了“踢搭拉，踢搭拉”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张金发。这人自上次会议以后，就说身体有病，在家休息。今天看看气候较好，就出来透透空气。看见志强独自立在池边，就搭讪着走了过去，讨好地对志强说：“你们白天黑夜不停地在池塘边转，真够辛苦！”按说，育苗池塘一般是不让闲人来往的，但志强听了张金发的恭维话，又不好一下把他赶

走,就应付着说:“为革命,有什么辛苦不辛苦!只要能把鱼苗育苗成功,再大的苦我也愿意吃!”张金发又朝前走两步,皮笑肉不笑地点着头连声说:“好!好!”接着他猛抽了一口香烟,缕缕烟丝从牙缝挤出,直向志强飘来,然后拉长调门说:“这育苗工作是百家事,千张嘴,好了无人说,坏了四处传,我听大家都在议论你们呀!”“议论!议论些什么?”志强焦急地追问。“别提了,我听了以后也十分心痛!”张金发故意卖弄关子。“快刀劈篾,干脆点说!”志强一个劲地催促着。张金发慢慢吞吞地讲:“人家都在说,长林他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懂技术却抢着养鱼,结果十万条鱼苗生病全报销!”志强听了之后,马上抢着说:“胡说,鱼苗的病,长林伯已经治好了!”张金发一听“治好”两字,心“格登”地跳了一下,抬起头来一看,小鱼苗真的在水中活泼地窜来窜去。他把小眼珠一转,发现鱼池边的广播线被风吹得晃荡晃荡快要断了,眉心倏地一动,马上又咧着大嘴笑着说:“这是人家说的,我也不相信会这样的。其实培育鱼苗,也没啥了不起,只要一天三顿喂饱,病后多吃点豆浆,增加点营养就行了!”一句话象电流,直触志强心底,他正想进一步问问鱼苗病后照料的方法,张金发又开了口:“年轻人,前途无量!我为了革命,一定把技术传给你!只不过我今天有病,要出去看看配点药。”说完就真象有病似的迈着有气无力的步子走了。走到广播线旁,突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

天色已近傍晚,长林伯外出还没有回来。志强守护在鱼池边,脑子里就象炒黄豆一样不时跳出一句话来:“鱼苗病后要营养!”他多么希望让鱼苗日长夜大啊,于是,就脚步飞快地奔到队屋里,冲了两担桶又浓又满的豆浆,拿了勺子,挑到池塘边。头上汗珠没顾擦,就高高兴兴地舀起满满一勺料,“哗

啦”一声泼出去，只看见一簇簇的鱼苗都泛上来抢着吃。志强高兴得跳了起来。接着又是第二勺，第三勺……正在干得起劲的时候，背后传来了急迫、严肃的高喊：“住手！”志强回头一看，是长林伯回来了。长林伯肩上担着两座小山似的鱼腥草，汗水浸湿了衣裳，尘土沾满了裤管，草鞋跑得开了花。“你已喂下了多少？”志强迎上去说：“刚刚两勺！”“为什么要喂？”“小鱼苗象小孩，病后要营养！”“这是谁对你说的？”志强不安地说：“是张金发。他刚才说鱼病后要营养，我想他是有经验的，就照做了。”“张金发！”长林伯肚里装了十八只火炉，火气一直窜到喉咙头：“张金发，你觉得他这人怎样？”志强不加思考地说：“他过去犯过错误，但现在蛮老实，我看他没啥不好。”“没啥不好？！”长林伯两只眼瞪得象小鸡蛋，激动地拉着志强说：“你知道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安的是什么心？”志强呆呆地答不出来。长林伯在一块石板上坐下来，抽了口旱烟问：“志强，今天的天气预报是什么？”“天气预报？”志强这时想到，刚才没有听到广播声音，抬头一看，广播线断了，一头挂在竹竿上，随风飘动。这时长林伯又说：“志强，你的思想也象广播线一样，断了线！”停了一停又说：“今天天气预报讲傍晚前后有雷阵雨，而张金发也明知小鱼病后抵抗力弱，雨前不能喂鱼，却还来煽动你，到底安的什么心？”给长林伯这么一提，志强的胸中如开了一扇窗，豁亮了。刚才张金发在广播线旁跌一个跟斗，这广播线断了，一定是他搞的鬼。他恨得拳头捏得格格响。

这时，东南天出现的乌云，象野马一样奔腾而来。闪闪的电光，擦亮了志强的眼睛；阵阵隐雷，震动着志强的心头；习习清风，吹醒了志强的头脑。他悔恨地一屁股坐在石凳子上，耳边响起不久前长林伯的谆谆告诫：“阵雨前不能喂鱼。因为鱼

苗吃饱以后要下沉到水底，而降雨时把水面的热气压到水下，吃饱的鱼苗在下受热，就会生乌痧胀病而死。”而今天上了张金发的当，忘了长林伯的话，险些送了十万鱼苗的命，脸色由红变成了白，两眼闪烁着泪花，说：“长林伯，我错了！”“错在哪儿呢？”长林伯心情沉痛地说：“志强，你忘记了张金发是怎样被我们赶下台的？”一句话，似惊雷，震动了志强，刹时，眼前拉开了七年前的一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张金发当鱼池管理员。任职期间，他勾结鱼贩子，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和渔业生产。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长林伯带着大家贴出了揭发张金发搞资本主义的大字报。后来，长林伯又发动群众，查出了他在解放前开鱼行时勾结土匪压迫、剥削渔民的罪行。在社员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他一看苗头不对，痛哭流涕忙检讨，对经济也作了退赔。上级根据群众的意见撤了他鱼池管理员的职，并根据党的政策，给以从宽处理。而这家伙，表而装得老实，心里却打着更毒辣的主意，企图搞垮长林伯，再霸鱼池大权，搞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

志强想到这里，又听长林伯沉重地说：“我们不能只盼鱼兴旺，看不到吃人的豺狼！”志强内疚地说：“长林伯，我真的是思想上脱了线了！”

长林伯沉重地说：“忽视病害必受灾，不识暗礁船要翻！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张金发买了几只甲鱼，不知道他派啥用场？”“当然是吃嘛！”志强答。长林伯摇摇头说：“这家伙当面是人，背后搞鬼，今天我在公社了解到他下台以后继续和鱼贩子在一起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要当心他玩花招！”

“玩花招？”志强心里打起了一个结，但不管怎样，他决心

要象长林伯一样提高警惕。

这时，大雨劈头盖脸地袭击而来，雨点打到水面上，“答答”作响。俗话说：“东南阵，经过三、四寸。”这话一点不假，老天象翻倒东海，瓢泼大雨一直下到天黑也没有停。长林伯感到风雨来势大，要出去好好巡查鱼池。就和志强奔进暮色茫茫的风雨中。

当他们来到杏花池下游的坝洞时，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坝洞上由于风急雨大，水涨浪高，挡在洞口的铁筛、竹篱笆已卷走，细一看，坝洞口挤满了一簇簇、黑压压的鱼群，只要水位继续升高，这十万条鱼苗就会从洞口冲向太湖。由于志强今天没听到广播，不知道突然会来暴雨，所以，也没准备好抢救工具和材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长林伯转过身来，对志强说：“你回去，快把挡坝洞的竹篱、铁筛、钉桩全部拿来！”“长林伯，可你——”“别管我，快去拿！越快越好！”

志强顶着风雨，摸着黑，一口气奔到家里，拿了竹篱、铁筛，甚至连菜罩上的绿纱也拿来了，又直奔池塘而来。

一到池塘边，只见水位又涨高了，水哗哗地从缺口里朝杏花池里泻下来。杏花池里白浪滚滚，水已经溢到堤岸上。但是长林伯呢，却人影也不见，想喊，风雨呛得他口也张不开。

这时，天空暗得墨一样黑，阵阵炸雷，震耳欲聋，闪电象利剑，划破万里夜空。志强就凭闪电的一刹那，发现坝洞口有个黑点，仔细一看，是个人头，他就直奔过去，一看，原来是长林伯。只见他神态泰然自若，用钢板一样的身体挡住了坝洞，水位淹过了他的肩头，他仍顽强地挺立着。

志强也“扑通”一声跳到池里，和长林伯一起，用铁筛、竹篱、绿纱三层把洞严严实实扎牢，让河水流出，鱼苗无损。

就在这时，突然从雨声中又响起了“踢搭拉，踢搭拉”的脚步声，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个黑影在密集的雨线中朝杏花池奔来。这时长林伯拉着志强卧倒在地上，严密监视着这个黑影，只见他一会窜到东，一会窜到西，东张张，西望望，大概发现四下没有人，就一步蹲到池塘边，解开雨衣，一只手伸进黑咕笼咚的竹篓头里。就在这时，长林伯和志强跃身奋起，箭步冲前，两把雪亮的电筒光一齐投向黑影，只听得“叭哒”一声，一只竹篓头扔在地上，那个黑影拔腿就跑，志强一看篓头里装着几只甲鱼，就大喝一声：“张金发，你休想逃！”这时长林伯大步冲了过去，一把颈皮抓住了张金发。张金发象两脚抽掉了筋骨，一下瘫倒在地上。

这时，月亮从树丛里露了出来，杏花池经过风雨的洗涤，显得明静了，长林伯押着张金发，志强拎着甲鱼朝村里走去。





## 性德記

宝山县江湾公社 张长公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的教导，就是方向。你看，公社里拖拉机、抽水机、插秧机……社社队队，真是不少，只听见路上“蓬蓬蓬”，河边“隆隆隆”，田里“嘎嘎嘎”，真是一派新农村的热闹景象。

这样一来，农机厂的农机修理师傅张铁宝、李虎生特别忙起来了，生产队里接二连三来叫：“张师傅，我们的脱粒机坏啦！”“李师傅，我们的抽水机出不了水啦！”东喊西叫，张铁宝却不慌不忙，一五一十做自己的工作。张铁宝不急，李虎生急起来了，他在思量，全公社机械化、电器化，处处都在飞跃发展，修理的人不增加，岂能把全公社这副农机修理的担子挑起来？他这么一想，忙对张铁宝说：“老张，形势逼人，快向厂里要几个新手，凭你老张这手技术，带出来的徒弟，定能一顶二。”

“一顶十也不顶用啊！”奇怪，这话是什么意思？李虎生一听，皱皱眉。转眼一看，车间里各种各样的机器，放了不少，都急着修，等着用，李虎生再也耐不住了，响着喉咙说：“老张，不收徒弟，这么多机器怎么解决？”

一个在火里，一个在水里。张铁宝还是不急不慢说：“老李，如何挑好农机修理的这副担子，确是大问题，我们得好好学习啊！”

李虎生听着，眼睛瞪圆，双眉紧皱，他想，带徒弟，培养接班人，这有什么学习不学习的？

突然门口闯进一人，两人一看，红旗大队的机手小刘。他正来拿抽水机，可是往墙边一看，拆下来的抽水机叶轮座躺在那里，地上的轴承螺丝还没安装。小刘心急慌慌地说：“张师傅，我们的抽水机正急着用啊！”张铁宝忙说：“小刘，我和老李开个夜班，加紧修，包你们明天出水。”小刘听着，满意地跑了。

小刘一走，李虎生更加理由充足，喉咙蛮响：“我的老张哥，火烧眉毛，还不增兵添马，就是三头六臂，也打不了农机修理的这个大仗！”说着，撩起衣袖，拿起工具，自顾自做开了。

“老李，等会做！”“啥？”李虎生一听，简直跳起来，兵马不添，还要等会做，他正要发火，张铁宝拍着他的肩，和谒地说：“今晚理论小组学习《矛盾论》，时间已到，我们学习了再做。”

李虎生指指抽水机的叶轮座说：“今天情况特殊，我看请个假。”

张铁宝语重心长地说：“老李，我们参加理论学习，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干革命啊，快走！”

李虎生还想说什么，张铁宝拉着他就跑。学习会上，张铁宝写着记着，李虎生坐在一边，在为修理抽水机的事着急。

学习结束后，两个师傅赶回车间，劈劈啪啪做起来，张铁宝边做边说：“老李，你学了《矛盾论》，有什么体会？”李虎生想了想说：“老张，学习《矛盾论》，就要解决矛盾。当前我们修理跟不上，要赶快增加人手，才能解决矛盾啊！”

张铁宝笑笑说：“老李，没那么容易吧，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并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真正把工作做



好。”……

两个师傅说着谈着，直到把抽水机的叶轮座修理完毕。

第二天，张铁宝、李虎生正要到红旗大队的机房里安装抽水机，“蓬蓬蓬”，一台小拖拉机从大路上开过。张铁宝从门口冲出去，大声叫起来：“停下，快停下！”小拖拉机声音大，机手小蔡没有听见，还是一股劲朝前开。张铁宝边追边喊：“小蔡，停车！”小蔡回头一看，张铁宝在追上来，赶忙把车子停住。李虎生在一边看了，惊得直楞楞的，他想，车子好好开着，你叫人家停车，为啥呀？唉，红旗大队等着抽水机出水呢！李虎生越想越怒，“噔噔噔”，他赶上前去，一连串地朝张铁宝开起了连珠炮：“病在地上的不医，医路上走的；徒弟又不收，就我们两个人硬拚，再合不到一股绳上，这副农机修理的担子，你说怎么挑？”李虎生烟冒火窜，张铁宝心平气和。张铁宝说：“老李，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和你肩挑着农机修理的担子，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挑好哇。”张铁宝指指小拖拉机又说：“听声音，小拖拉机变速箱里的轴承磨损了，要是坏了，就得打坏齿轮，敲坏箱体。我们发现问题，就得及时修理。”张铁宝说完，拿着工具，拍着小蔡的肩说：“来，你动手拆，记着，什么地方拆，等会装在什么地方。”说着，把工具一件件拿给小蔡。李虎生看了，火越冒越高，做个农机师傅，自己不动手，叫别人动手，岂有此理！他一把夺住张铁宝手里的工具，要自己动手，张铁宝手一挥，挣脱了李虎生拉住的手，说：“老李，你不能只看眼前，正因为小蔡不会，因此叫他动手。”说着，鼓励小蔡说：“别怕，干什么事都是头回难，为革命开车，更要为革命管好车。来，动手吧。”

在张铁宝指点下，小蔡衣袖一卷，拿起工具，把机器拆开

了。一看，果然快档轴的轴承磨损了，张铁宝一五一十指点着说：“这轴承路上走全用它，规格‘204’。”说着，拿出新轴承，揩干净，涂上油，送到小蔡手里，教小蔡装上。小蔡非常感动，装好机器，一发动，声音很和顺。张铁宝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拍着小蔡的肩膀说：“不错！”小蔡红着脸说：“张师傅，全靠你指导。”张铁宝一听，收住笑说：“这话不能这样说，小蔡，全靠头脑里要树立起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开好车管好车。平时多动手弄弄，实践出真知，有不懂的，尽量找我们。”小蔡感动得连连点头，开着车子跑了。

这时，李虎生呆若木鸡，一动不动地站着。张铁宝手一挥，说：“老李，快走，到红旗大队装抽水机去。”李虎生还是站着不动，惊奇地说：“老张，你，你就这样收徒弟啊？”

“对。”张铁宝信心十足地说，“老李，全公社的机手，绝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朝气蓬勃，有上进心和钻研劲，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带成掌握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革命青年。”老张的雄心壮志这么大啊，李虎生又问：“老张，能带这么多徒弟？”“能，怎么不能？”李虎生想到一九五八年，他和张铁宝一起进农机厂，十几年来，张铁宝猛干巧干，样样事情说到做到。他一思量，觉得自己和张铁宝工作十多年，却和他有着很大差距啊！

张铁宝和李虎生带着抽水机叶轮座，一路往红旗大队赶去。张铁宝知道，李虎生有啥说啥，一根肚肠通到底，思想上认识，做起来就干劲十足。他说：“老李，我们安装抽水机，抓住这个机会，你给红旗大队机手讲一课。”

李虎生一听讲课，忙说：“老张，你讲，谁不知你是万能师傅。”

“不，”张铁宝认真地说，“老李，我们在工作中各有长处，

应该相互学习，这次还是你先讲。”

李虎生听张铁宝这么一说，也就答应了。

红旗大队知道张铁宝和李虎生要给机手讲课，机手都纷纷赶来。老支书林松伯十分感动，他拉着张铁宝的手，拍着李虎生的肩说：“我正想到农机厂来商量，要求你们给机手指导指导，你们已经来了，真是想我们贫下中农所想啊。”李虎生听着老支书的话，越来越觉得张铁宝在按毛主席教导的做啊！

上课了，全大队二十多个机手全来了，都是青年，一双双精神十足的眼睛，望着李虎生，李虎生从来没有讲过课，心有点跳，张铁宝看出来，鼓励他说：“老李，大胆点，为革命讲课，要胆大、心细。”老支书林松伯为了让大家听到看到，叫机手们围着抽水机，站成了一圈。李虎生鼓足勇气，从转轴、轴承、叶轮，一直讲到水管皮带盘安装。李虎生讲一样，张铁宝在抽水机上示范地装一样，等李虎生讲好，张铁宝已满脸汗水。他又搬又装，非常吃力，却满不在乎说：“大家再有什么不懂的，提出来。”大家点着头，个个满意。张铁宝又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努力学习，要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孔老二。回去以后，自己多动手，有不懂的，尽管找我们，一喊就到。”机手们又高兴又激动，一双双健壮有力的手，和张铁宝、李虎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回厂的路上，李虎生总觉得张铁宝看得高，想得远，他想，自己一直催着增兵添马，口口声声收徒弟，老张这才是真正的收徒弟啊！

下了班，李虎生又看见张铁宝在聚精会神地学习，走近一看，正在学《矛盾论》，他挺有感触地说：“老张，给我谈谈学习《矛盾论》的心得体会。”张铁宝看着自己的战友，笑笑说：“谈

不上，我也学得不好。不过我总觉得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不成功的。比如，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农机修理上，我们公社里，主要是机器多，修理的人少，这是主要矛盾，我们要使这个矛盾得到解决，人手少要变人手多；机器多，修理要能跟得上，怎么办？形势在发展，革命在前进，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按照老办法收徒弟，增加几个人，就解决不了矛盾。我们只有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打人民战争，把全公社的机手带起来，才能彻底解决矛盾。因此如何把全公社的机手带成能掌握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革命青年，这是我们的任务啊！”

李虎生听了高兴地说：“老张，有了这个办法，我们可以松口气了。”“啥？”张铁宝严肃地说，“老李，干革命没有松气的，我们修理跟上了，农村还有许多机器等着革新，我们把全公社的机手带起来，还要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出点子，攻难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革新出更多的农业机械来，你说对吗？”

这一下，李虎生猛然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老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一把抓住张铁宝的手，激动地说：“老张，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在批林批孔大好形势下，我和你一起干！”张铁宝紧接着说：“老李，我们相互学习，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张铁宝和李虎生充满了壮志豪情。这正是一场生动的“收徒记”啊！

# 球 场 友 谊

上海磁性材料厂 陈永绩

今天晚上，在新建的体育馆里将有一场精彩的国际篮球赛，主队是刚刚参加全国篮球赛取得优异成绩的市代表队，客队是远道而来的非洲地区的一个篮球劲旅。这个队刚刚访问了其他一些国家之后第一次到中国来，首场友谊赛就和我们的市代表队相遇。篮球爱好者一致认为，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下午五点多钟，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整个体育馆里悄悄的，可是篮球场上突然传来一阵“蹦达，蹦达”快速运球的声音。片刻就听到“嚓”地一声，接着又是一阵快速运球的声音，片刻又是“嚓”地一声，会打球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球空心进篮圈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反复出现，由此可见投篮人的空心球命中率真是八九不离十！

透过玻璃窗看去，只见这个投篮的小伙子，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身高一米九十——嗯，还得高点。他肩宽体壮，脸上一对大眼显得坚定有力。这时只见他一身汗水，一件10号红色背心已被汗水湿透。

原来他正在练一个带球过人、端球上篮的动作。这个动作速度快、冲劲大，上篮的时候好似一阵风，加上他身材高、弹跳力好，端球上篮的双手都能碰到篮圈，因此非常准确。再说

这个动作也非常优美，只见他双手一伸，凌空而起，接着收起双腿，在半空中真象雏燕展翅，这样一个优美的动作，加上八九不离十的命中率，谁见了也得连连叫好！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在这练球？我来介绍一下。他叫杨刚，同志们亲切地叫他小杨。小杨原是仪表厂的一个工人，在去年全市篮球联赛中，小杨参加的那个区队获得冠军，小杨本人在比赛风格上，技术上也都比较突出。为了加强上层建筑建设，领导上就把这样一个思想好、工作好，球也打得不错的年青工人、共产党员吸收到篮球队来了。来了以后，他没有辜负阶级的委托，思想上抓紧学习，技术上精益求精，很快地成为一个优秀的篮球队员。但他知道，自己基本功训练较少，比起老队员还有一段距离，因此经常起早贪黑，为革命苦练基本功。今天，他应原单位要求，回去了一次，研究解决一个生产技术上的问题。问题解决好，回到体育馆，他还抓紧时间苦练了一会基本功。

小杨正准备练下去的时候，“啪”大厅的电灯亮了，随着一阵欢笑声，从门外进来了十几个身着球衣、球裤的伙伴。领头的一个看样子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可个头比小杨还高，他一进来见了小杨就嚷：“小杨！小杨你真是抓紧时间苦练基本功哪！对，抓紧练，今天得把你的绝招多来几下。”小杨一听笑咪咪地问道：“大李，什么绝招？”大李做了个双手砸篮的动作，嘴里还配合着“嚓”地一声，接着伸出两个手指头大声说道：“两分。”“我说小杨，外面情况你没看见，我们的汽车刚才差一点就挤不进来了。外面公共汽车、电车、卡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那自行车……”说到这儿，他做了个夸张的动作：“嗨！自行车就象潮水一样涌向了体育馆的大门！”正在旁边准备投篮

的三号队员，停止了投篮的动作，笑着说道：“嘿，想不到我们的大老李诗兴发作了。”大李接着认真地说道：“因此我们这场球，必须打赢，不能打输，否则我们没法向这些热情看球赛的观众交代！”这时小杨接球在手，一边拍着一边大声说道：“大老李，你可别忘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广大观众，不仅要看精湛球技，更要看高尚风格。”说完把球传给大李，大李接球在手说了声：“知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么！”接着带球上篮，来到篮底下就见他双手一伸，纵身一跳，双脚离地，两手超过球框把球轻轻地放进篮圈。可大老李双手顺势抓住篮圈，来了个引体向上。小杨笑着说：“大李，你这是练的哪一手？”大李在空中回过头来笑嘻嘻说：“我这是空中飞人！”篮下的三号队员仰头笑着说道：“嘿，大老李还真有两下子！”

七点正。体育馆里灯火辉煌，座无虚席，电台、电视台也组织实况转播，真是气氛友好，情绪热烈。当裁判宣布比赛开始，一声银笛“嚯——”，就见球场上红白球衣相映，球员龙腾虎跃，记分牌迅速变化，比分交错上升，不断出现平局，球赛紧张、激烈，又始终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观众不时为双方的高尚风格，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在上半场快结束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正当大李在看记分牌上比分时，后卫传来一个球，大李急忙来了个快速上篮，心想，再进一球，结束上半场。可是对方七号队员从侧面冲过来断球，不慎犯规，摔倒在地。就在这对方摔倒、大李上篮的同时，裁判的哨子响了，躺在地上还没来得及起来的对方七号队员连忙把手举起来了，观众为他这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报以热烈的掌声。经过二十分钟的激战主队以六分之差，暂时领先。

休息时，教练把大家召集起来，只见大李笑嘻嘻地走过来，高兴地说道：“嘿，今天的观众真鼓励情绪，我那个球还没进去，还在篮圈上转圈，他们就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小杨听到这儿，平静地问道：“真的吗？怎么大家都认为这掌声是给摔倒在地上的对方七号队员鼓的。”大李反问了一句：“他犯规了还给他鼓掌？”“对，他是无意犯规，可裁判一吹哨子，他还没站起来就把手举起来了，观众对他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报以掌声，可是你呢？”“我怎么啦？我是先上篮，他是后犯规，按照规则应该算得分，裁判也是这么判的嘛！”小杨听到这儿语重心长的叫了一声大李，“大李，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按照规则、服从裁判上，我们要想到更远、更多的东西。打球是有输赢，可是赢，要赢政治；输，也要赢政治。在球场上我们不仅要看到篮圈、记分牌，更要想到我们通过比赛，要体现出我国人民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战斗的革命友谊。”说到这里他又叫了一声大李，“大李同志，可你进球以后两眼光去看记分牌，恐怕连想也没想过对方摔倒的队员在哪儿！”大李听到这，不满地嘟囔着：“你不是把他扶起来了嘛！”“那你再去向他表示歉意有什么不好？”“你不是打过招呼了！”“你本人再去一次不是更好嘛！大李别忘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民，也别忘了比赛输赢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比赛来加强亚非拉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接着教练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大李能很好的听取小杨的意见。大李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大家研究了上半场情况，也制定了下半场方案。时间到的哨子响了以后，大家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投入了下半场战斗。

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非常激烈，双方都很好的发挥了自



己的特长，真是棋逢对手，你这边“咚”的一下来个命中，他那边就“嚓”的一下还你个两分。你这儿缩小联防，他那边就大胆中投。他那边扩大盯人，这一边就切入篮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这时客队以七分领先。又经过两分钟苦战，主队还差四分。这时新式的记时钟的灯泡一个一个的显示着，当还剩最后半圈没亮时，也就是说还有最后三十秒了，场上比分 99 比 98，客队还是领先一分。而这个时候，球还在对方手中，观众也认为大局已定，掌握时间的同志已经左手提锣，右手举槌，准备一槌定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在对方传球中大李来了个空中断球，球到手，脚未落地，就来了个长传把球传给前场小杨，小杨飞身接着准备上篮，对方一个队员迎面堵来，小杨一晃，“啪”又一个灯泡亮了，只剩最后五秒了。大李一看记分牌上 99 比 98，记时钟只剩最后五个灯泡没亮了，这一急什么都忘了，大喊了一声“快”！就在这一瞬间，小杨当机立断端球上篮，小杨这儿刚刚腾空而起，就见对方一个队员脚下一滑，“叭”地一下摔倒在地，这时小杨已在半空中，他知道，落下去肯定会踩到对方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这时他没去想什么输呀赢呀，也没想什么“嚓嚓”两分，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要伤了远方来的客人。这时他已升到最高度，两手接近篮圈。大李这时一门心思就是 99 比 98，现在看到小杨已经端球上篮满心高兴，心想这 100 分百分之百的有把握了，两眼紧紧地盯着小杨的双手，别的都没去注意。现在看到小杨已经接近篮圈高兴地喊了一声“嚓”！大李喊什么小杨没听见，可他看到篮圈眼睛一亮，手一松球从圈外落到地上，大李以为他没投中，急得一跺脚，“嘿！”可其他人都看清了，他这是有意扔的，接着就见他腾出

端球的双手，把手伸向篮圈，刚一接触，立即把腰一挺，借势象荡秋千似地把自己荡到三秒界外。

记时钟最后一个灯泡早亮了，但记时的同志忘了敲锣，裁判忘了吹哨子，观众也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片刻只听全场“哗”地一下，几千双手同时使劲地鼓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对方七号球员跑到小杨身边，紧紧地握住小杨的双手，使劲地晃着。小杨看到他眼眶里含着泪花，一会儿只见他仰起脸来指着下额一道伤痕，两眼充满了愤怒的目光，抬起头来辨别了一下方向，然后用手指着北方做了个大鼻子的样子，嘴里愤怒地说道：“勃尔洛夫，”接着做了个粗野的动作，通过他一连串的动作，观众完全明白了，他在控诉，他的下额是被那个在世界上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称霸，在体育上也搞霸道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球员所伤害的。这也说明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背叛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它不仅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分裂了运动员队伍。当这个黑人兄弟感到观众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他走到小杨的跟前，亲切地拍了拍小杨的肩膀，指指篮圈，指指三秒界外，又指指比分牌，然后举起两个大拇指，在小杨脸前连连比划。比着比着他忽然抓住小杨的手，一步一步走到球场的中心，把小杨的手举了起来，用不熟练的中国话，一字一字无比激动地说道：“毛一泽一东，毛泽东！”从他真挚的声音中，感到他是在说，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才会出现这样好的优秀的运动员。这时全场观众被他真挚的感情激动着。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中传来了“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声。小李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染着，可当他抬头看到那张99比98的

记分牌时，心里一震，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他转脸去看了看小杨，只见小杨豪情满怀地站在国际友人的旁边，激情地欢呼着。大李看看小杨，想想自己，羞愧地把头低了下去。接着就见他猛地抬起头来，大步走到小杨的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诚恳地说道：“小杨，今天我才真正认识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含义了！”小杨拍了拍大李的肩膀，用手指着全场沸腾的人群兴奋地说道：“大李看到了没有？胜负是暂时的，友谊却是永恒的！”

这场球赛是结束了，可友谊却深深的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 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岂容污蔑

——批判旧故事《孟姜女》

上海戏剧学院 曹树钧

长期以来，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宣扬孔孟之道，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腐蚀、毒害人民，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而宣扬尊儒反法思想的旧故事，由于它通俗易懂，便于流传，就成为他们拚命利用的一种工具。在民间流毒极广的旧故事《孟姜女》就是这类故事中突出的一个。这个故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进步作用的秦始皇，指向他所推行的法家路线。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对这类坏故事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以肃清其流毒。

旧故事《孟姜女》的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是孔孟之徒采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法，将一个与秦始皇毫不相干的历史故事硬栽在秦始皇头上而编造出来的。这段历史故事最早记载在《左传》中，讲的是齐将杞梁在莒国战死。齐侯回来的时候，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向她吊唁。她说，杞梁如果有罪的话，就没有必要来吊丧；如果没有罪，他还有家。齐侯于是到他家去吊唁。另外有一段记载，则讲杞梁无子，他妻子见丈夫死了之后，枕在丈夫尸体上痛哭，哭了七天七夜，城墙给哭塌了一块。葬了丈夫之后，她便投水而死。此后，汉朝的《说苑》、《列女传》、《闺范》等，也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大同小

异。可是到了唐代，却将这个故事硬加到秦始皇头上，杞梁妻也有了孟姜女这个名字，城墙变成了万里长城，变成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从以上所述的简要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便可看出：第一，《左传》中第二段记载，杞梁妻哭塌城墙，这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第二，战国时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五〇年，秦统一中国为公元前二三〇年，其间相隔三百多年，和秦始皇是风马牛不相关的。孔孟之徒之所以硬要把这件事栽在秦始皇头上，这同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地主阶级逐渐走向没落、反动分不开的。唐朝时期，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突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封建统治阶级便更加乞灵于孔孟之道，孔学一步一步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以前称孔丘为公、侯，到唐时便升级为文宣王。一些孔孟之徒鼓吹“曾经圣人手，此论安敢道”，孔老二成了绝对权威的化身。尊孔必反法，与此同时，对法家和法家路线的攻击和污蔑也便与日俱增。旧故事《孟姜女》的演变，正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文艺形式宣扬孔孟之道、攻击法家路线的这一政治需要。

旧故事《孟姜女》攻击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把矛头集中在他为维护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它不仅通过孟姜女的口大骂秦始皇，而且通过其他许多人口口声声地骂“秦王无道”。“无道”的罪名是什么呢？一是焚书坑儒，二是修筑万里长城，三是统一了中国。然而这三项，恰恰是秦始皇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国家机器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严格区分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

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始皇时期的地主阶级政权在当时有压迫人民的一面，然而它在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摧毁奴隶制经济残余，确立和发展封建经济中是起着进步作用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坚决地采取了“焚书坑儒”这一措施，这完全是打击反动的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它对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旧故事《孟姜女》把这一行动作为控诉秦始皇“无道”的一大罪状，这就混淆了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的本质区别，是彻头彻尾的站在儒家立场上对法家人物和法家路线的恶意中伤和污蔑。至于修万里长城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抵御北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保卫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儒家主张屈膝投降，一心复辟奴隶制贵族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岂是旧故事《孟姜女》信口雌黄、肆意攻击所能否定得了的？

旧故事《孟姜女》捏造事实，恶意中伤，攻击秦始皇，攻击他所推行的法家路线，简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它无中生有地胡编了一个孟姜女寻夫途中遇韩信的荒谬情节，胡说什么孟姜女走到半路，天色已晚，在一家人家借宿，恰巧这家人家就是韩信的家。据说，那时韩信只有七岁，但已立下“灭秦”的“壮志”。孟姜女听了韩母夸奖儿子有志气的一番介绍之后，十分赞赏，并感慨道：“我如果是男的，也要约会诸侯与秦争”，大骂秦始皇“蚕食了众国”，太“无道”。这完全是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进步事业的恶毒攻击。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他执政的时候，正值战国

末期，如何结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实现中国的统一，进一步扫除奴隶制残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秦始皇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灭了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事业。对这种事业，只有那些坚持倒退、复辟的奴隶主贵族，才会发出咬牙切齿的咒骂。孟姜女说什么她要“约会诸侯与秦争”，就是要同秦国对抗，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阻止统一事业的完成，这完全反映了被推翻了的而又时刻梦想复辟的奴隶主贵族的心声。在这里，孟姜女作为一个坚持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的丑恶形象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却胡说什么：孟姜女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要求和希望，是什么“人民理想的化身”，这不是活见鬼吗？明明是孔孟之徒反动说教的形象化身，却硬要把她打扮成人民的代表，这不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又是什么？

在旧文学史书籍中，最初的孟姜女故事，秦始皇是不出场的。然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孔学的地位越抬越高，儒家对法家的攻击也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反映在孟姜女故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最后增添了孟姜女当而痛骂秦始皇的情节。故事在孟姜女祭夫之后，让她当面痛骂秦始皇，接着纵身投江而死。《孟姜女》故事结局的这一变化，集中地发泄了孔孟之徒对秦始皇以及他所推行的那条法家路线的刻骨仇恨，充分暴露了他们不择手段地攻击法家、法家路线的丑恶面目。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刘少奇、周扬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却鼓吹什么“不能机械地拿历史上的人物、事

实,对照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事实,去证明‘真实不真实’,他们举例说,如孟姜女故事中所写的秦始皇,就“不能把它同历史上的秦始皇去比”。这真是欲盖弥彰的欺人之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孟姜女故事的产生,它的反动实质正是同儒家推行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分不开的,硬要将艺术同政治分家,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惯技,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鲜明的反动政治目的。引人深思的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旧故事《孟姜女》也大为赞赏,还两次跑到山海关的孟姜女庙祭拜,企图利用孟姜女这个反动形象,为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服务,反革命用心何其险恶!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孟姜女故事是一切反动派推行复辟、倒退路线的一个罪恶工具。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举起革命大批判的铁扫帚,将《孟姜女》等一切鼓吹尊儒反法、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故事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 商鞅的故事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故事组

今天给大家讲个商鞅的故事。

商鞅不姓商，原来叫公孙鞅，因变法有功，秦孝公封他为商君，因此，大家习惯地叫他商鞅。

公元前三五六六年，一个春天的早上，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口官府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木头旁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无论何人，凡将此木徙至北门者赏金十两。”围在告示旁边的人，一边观看，一边议论着。有的说：“这个小小木头，别说扛到北门，就是扛到河西，也没什么了不起。”有的说：“可能这根木头特别重，要考考大力士，来，你试试。”“试试，这可是官家的告示，不是试着玩的，弄得不好要掉脑袋！”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话的人不少，扛木头的可没有人。

停了一会，就见一个守城的官吏登上高处，大声说道：“左庶长公孙鞅有令，凡能将此木扛至北门者，赏金五十两！”这一喊，城门边的人群，“哗”的一下轰动开了。这个说：“这可是五十两金子！”那个说：“数目不小，可谁知道官家按着什么心，弄不好，丢了脑袋，再多的黄金也没法拿。”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闪开！”接着就见一个身穿粗布衣裤、头扎发结的粗壮大汉，赤着双脚来到木头前，对着周围的人拱了拱手说：“诸位父老兄弟，在下倒不是为了这五十两黄金，是要看这

个官家说话算数不算数。”说完，摆好姿势，抱住木头，喊声“起！”扛着木头快步如飞向北门而去。后面的人象潮水似地跟了过来。这个大汉到了北门，把木头刚刚往城门边一放，就见刚才传令的那个守城官吏把五十两黄金捧到了他的面前。他笑嘻嘻地对着周围的人说道：“左庶长公孙鞅说话算数，当场兑现，拿去！”那大汉接过黄金也不致谢扬长而去。这时看热闹的人更是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左庶长公孙鞅真是说话算数。这件事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的飞向了四面八方。

商鞅为了让人们严格遵守新法，在公布新法之前通过南门徙木这件事，作了有效的舆论准备，为推广新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南门徙木”的第二天，商鞅拟就的新法就正式在秦国颁布了。

新法颁布以后，得到了广大农民、士兵、非贵族出身的官吏的拥护，但也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极力反对。革新与复古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商鞅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到了公元前三四六年，商鞅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

这天早上，商鞅早朝以后回到家中，在书房里翻阅着各地报来的各种公文。那时商鞅因变法有功被秦孝公提升为“大良造”。大良造的职权相当于相国。因此他的工作也就更忙了。商鞅对着公文看着看着，满意地笑了起来。突然风声响动，他抬头看去，只见窗外乌云密布、树枝摇晃。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只见对面几株吐翠的新芽，在迎风摇摆，显得生气盎然，碧绿可爱。商鞅看到这儿，心想：几株新芽难免遭到暴风雨的摧残；新法的推行，也要顶住旧贵族的疯狂反对。几年来新法的推行已有一定的成效，但无时无刻不遭到这些贵族的破坏和阻拦。为了国家的富强，今后对这些捣乱分子，决不能讲什

么仁义！

正在这时，商鞅见到自己的老师尸佼从外面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尸佼手里捧了一卷公文递上说：“大良造，这是雍县急件！”商鞅接过竹简，启去封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祝欢在逃，据悉已去咸阳，盼示！”商鞅看到这儿，气得把竹简往案桌上一摔，大声地说道：“不杀祝欢，死不瞑目！”尸佼听到这儿，走近桌旁拿起竹简看了起来。看完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祝欢是秦孝公的表弟，封地在雍县。祝欢因强抢民女，打死了两条人命。雍县县令将此事呈报商鞅。商鞅知道祝欢不仅位高，而且势大。他在旧贵族中有一定势力，还和秦孝公关系亲密。

商鞅想：只有刑无等级，才能保证法治的执行。因此他曾经带了雍县的上告呈文，亲至王宫，面见孝公，希望孝公处置祝欢。秦孝公同意商鞅的意见，令他立即逮捕祝欢。商鞅回到大良造府，就立即下令逮捕祝欢，想不到祝欢已经逃跑了。

尸佼看着商鞅面孔，见他情绪平静一些后，提醒他说：“看来，有人走漏了风声。”

“对，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商鞅稍为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雍县文件是我亲自启封的啊！后又亲自带进王宫面见孝公，当时又旁无他人……”

尸佼听到这儿，插上一句，说：“宫女、太监都不在旁？”

商鞅一听尸佼的话，连忙说道：“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当时只有太子在旁背诵诗文。”说到这儿，他犹豫了一下。“可是太子年方十一岁，他……”

尸佼听到这儿，微笑着说道：“太子年方十一，可他身

后……”尸佼的话还没停，只见商鞅狠狠地朝桌上猛击了一掌说：“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是两个顽固不化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们和祝欢关系亲密。当我和孝公商定逮捕祝欢时，太子曾央求孝公不要杀他的祝表叔，孝公当场不允，太子哭回后宫。”商鞅说到这儿，又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继续大声地说了下去：“这两个顽固不化的家伙见了太子哭着回后宫不会不问为何而哭。太子见了太师也不会不说所哭原因。”商鞅说到这儿，把脚一跺道：“疏忽，疏忽。”然后朝尸佼说：“尸老师，请你火速派人去雍城调查，近日咸阳何人曾去雍城祝家。快去快回！”尸佼听后转身走去。

商鞅的判断完全正确。这事确系两个太师所干。那天两个太师听到要逮捕祝欢的消息之后，真是心急如焚。公孙贾挺着个大肚子，挽着公子虔的胳膊说：“老兄，赶快想个良策，救救祝欢。”公子虔摸着干瘦的下巴，阴沉沉地说：“要是公孙鞅知道是我们走漏消息，恐怕也不会饶我们吧！”公孙贾听到这儿，脸上冒出了汗珠，就是再差一点没有哭出来了。他说：“那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呀！”这时公子虔咬了咬嘴唇，老鼠眼睛闪着绿光，接着发出了一阵狞笑：“嘿嘿，好，公孙鞅不是开口讲法，闭口讲法吗？今天我们给他来个以法治法。”公孙贾一看有了希望，马上凑上来说：“老兄，你是说……，”这时两个人咬起耳朵来。公孙贾听着听着，高兴得不禁叫了起来：“好！”“轻点，这件事关系着咱俩的身家性命，绝对不可走漏半点风声！”“是！是！”

数日之后的一天早晨，五鼓已过，钟鼓齐鸣，孝公登朝。文武百官入殿朝见。大良造公孙鞅第一个奏本。他说：“君上，新法颁布以后，是不该随便更改的。当今有人胆敢在国都破

坏新法。君上，看该如何处理？”秦孝公说：“按照新法，刑无等级，无论何人犯法，均要按法处之。不知大良造所指何人？”商鞅随即说道：“犯法之人，乃当今太子驷，他窝藏杀人凶犯，请君上定夺。”说着，呈上了准备好的奏章。秦孝公看后，生气地说道：“逮捕祝欢乃我下令，太子驷怎么会窝藏罪犯呢？宣太子上殿！”太子听孝公召见，也不知何事，就来到殿前。两个太师闻讯，却是幸灾乐祸。公孙贾对着公子虔说：“虔兄，高招，高招！他秦孝公可以六亲不认，要杀自己的表弟，他总不会忍心把自己的继位太子也给宰掉。孝公不处理太子，我看他公孙鞅今后还有什么咒念！”公子虔摸着尖削的下巴，说道：“嘿嘿，好戏还在后头，孝公绝不会杀太子，公孙鞅也绝不会轻易罢休，胳膊拧不过大腿，把孝公惹恼了，我看这个公孙鞅也没有好日子过。”这两个家伙自以为得计，也跟着太子来到了殿前。

原来这两个家伙知道商鞅要逮捕祝欢，两人经过密谋，想让太子隐藏祝欢。他们一面派人飞报祝欢，一面对太子灌输孔孟之道，什么“仁者爱人”等。太子点头之后，二人便将祝欢引至后宫隐藏了起来。

当太子等三人来到殿前，秦孝公一见，把脸一沉大声喝道：“驷儿，有人告你隐藏杀人凶犯，果有此事吗？”太子一听，心想可能祝欢事发，当时吓得垂手待立低头不语。秦孝公气得把桌子一拍，说：“你不知道隐藏杀人凶犯，是要和犯人同罪的吗！”太子一听，连忙哭道：“父王恕儿年幼无知，饶了我吧！”孝公说：“交出祝欢，恕你无罪！”太子驷在孝公的命令下，不得不说出祝欢隐藏的地方。商鞅当即派人搜捕。

孝公看到祝欢即将捉拿归案，以为大事已妥，想准备退朝

了。这时商鞅跨步上前，大声说道：“慢，君上。”孝公问：“大良造还有何事禀奏？”商鞅说道：“君上颁布的法令是不是要完全执行？”孝公说：“当然应该完全执行。”商鞅听到这儿激昂地说道：“杀人凶犯祝欢就要按法论处，可是隐藏祝欢的人还逍遥法外！”孝公一听，心里一惊，两眼望着商鞅，半晌没有说话。商鞅接着说：“君上，‘法无等级’，这是君上同意制定的。今太子犯法，必须与民同罪，否则恐百姓不服。”孝公听到这儿，急切地问道：“你是说太子当斩？”“请君上定夺。”太子一听要杀脑袋，吓得哭了起来。“父王饶命，父王饶命！”这时满朝文武不知所措，两个太师幸灾乐祸，孝公左右为难，商鞅坚定不移。

停了一会儿，孝公眼含泪花，轻轻地说道：“太子……只有十一岁……”商鞅说：“对！太子只有十一岁，年幼无知，如无人通风报信，祝欢决不会逃跑；无人出谋划策，祝欢也决不会潜入后宫。可见太子隐藏杀人凶犯，必然有人替他妥善安排。望君上明察。”孝公一听，若有所悟，立即冲着太子驷说道：“驷儿，你听到没有？还不从实招来，免于死罪！”

太子只得老实地从头说起。当太子说到祝欢由两个太师陪同来到后宫时，两个太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喊道：“冤枉！贤明的君上，实无此事……”他们还想狡辩抵赖。商鞅跨步上前大声说道：“君上，太子所奏，纯属实情。太子年幼抗拒新法，均系太师怂恿有关。另据调查，给祝欢通风报信的也系两个太师所为。按照新法，胁从无罪，罪及主谋。请君上定夺！”

秦孝公听了，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下了地。就连连点头，大声说道：“按法处之！”

商鞅转过身来，大声说道：“武士何在？”只见四个威武的

武士大声答道：“在！”商鞅说：“太子犯法，乃太师唆使。今按新法，公子虔处于劓刑，公孙贾处于黥刑，立即执行。”“是！”武士当场把公子虔的鼻子割掉了，在公孙贾的脸上也刺上刀纹。这时，满朝文武无不震动，拥护新法的是拍手称快，反对新法的是胆战心惊。

此后，商鞅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严厉地惩办了那些破坏新法的奴隶主贵族和儒家之徒。但这个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没有忘记反攻倒算。商鞅也毫不屈服，坚持斗争。后来秦孝公一死，太子驷接位（也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认为反攻倒算的机会来了，纷纷跳将出来。就连那个闭门不出长达八年的公子虔也跳了出来，要秦惠文王处置商鞅。秦惠文王在这些旧贵族和儒生的煽动下，派兵逮捕商鞅。商鞅英勇反击。但终因人少力弱，不幸被捕。那些口口声声大叫忠恕之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对商鞅没有施行什么“仁政”，而是施行了当时最残酷的刑法“车裂”，并杀害了他的全家。

商鞅敢于革命，坚持变法的思想，对于促进历史前进，是有贡献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坚决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同时也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我们今天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评价这位历史上的法家人物。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这场儒法斗争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一切反动派，决不能施仁政。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敌人胆敢蠢蠢欲动，我们坚决把它消灭，决不留情！

## 西门豹破“河神”

豫 远 言

春秋战火起四方，  
七雄相争各逞强，  
阶级斗争风暴激，  
奴隶造反烈火旺。

话说战国时期，在魏国有一个叫邺县的地方，这地方地处魏、赵、韩三国交界口，地势险要，能攻易守乃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当时邺县的情况却很糟糕，地方上的一些旧贵族横征暴敛，十分腐败。再加上河道失修，漳河之水经常泛滥，给当地百姓造成莫大的灾难。魏文侯为了改变邺县的这种落后面貌，决心派一名得力的人去邺县推行新法当县令。这位县令不是别人，就是西门豹。

那年夏季的一天，烈日当空，天气又闷又热。在通往邺县的大路上，只见有一个人骑着一匹枣红烈马，风尘仆仆地朝前赶路。这人长得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他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叫西门豹。

西门豹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不信天命，不信鬼神，专与孔孟的那些说神道鬼的徒子徒孙作对，是李悝、吴起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

西门豹骑马踏上邺县地界，只见大路两旁河道淤塞，农



田荒芜，一片凄凉，心里觉得好生奇怪。这时，只见迎面三三两两走来一群百姓，看他们背着破被烂席，扶老携幼，象是离开家乡要到别处去流浪。西门豹眼看着面前这一幅荒凉凄惨的景象，脑中不禁起了阵阵疑团：这里到底出了啥事体呢？这些人又是要到哪里去呢？西门豹正在沉思，忽见人群中一位花甲老人正愤愤不平地向同路的人们诉说着什么。西门豹本来就觉得奇怪，现在见此情景，便赶忙翻身下马，上前打听。

谁知西门豹还未开口，那老人已怒目圆睁，冲着西门豹嚷开了：“你们这些坏蛋，别欺人太甚，我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这笔账的！”原来，老人还以为西门豹是地方上派来追他们的人呢。西门豹见老人怒火满腔，欲与拚命的样子，又见众人此时也纷纷围集拢来，个个磨拳擦掌、面露愤怒之色，便含笑对大家拱手道：“各位父老乡亲，我西门豹乃初到此地上任，请不要误会。”

众人听说是西门豹，久已闻名，又见他态度和善，于是才把这里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出来。

原来，邺县这个地方河道阻塞，年年要发大水。穷人逢灾，富人发财。地方上的那帮“三老”、“廷椽”、“巫婆”就趁此机会，搬神弄鬼，宣扬迷信。这些害人的家伙说发大水是因为河神发了脾气，这是冲犯不得的。还说什么要使河神不发脾气，就得每年选个黄道吉日，给河神供上半羊猪肉，果品酒食，全村人都要来烧香点烛，顶礼膜拜。这还不算，而且还要每年选一名漂亮的少女，嫁给河神作妻，说只有这样才能够逢凶化吉，躲避灾难。因此，地方上的那帮“三老”、“廷椽”、“巫婆”就每年勾结在一起，到老百姓家中选少女，有钱人家就用

钱买通了他们，穷苦人家无钱贿赂，女儿便被抢走。这些恶霸、地头蛇还以替河神娶亲为名，挨家挨户地摊派费用，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落进了他们的腰包。就这样，这批吸血鬼榨尽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干着那种罪恶累累的勾当。所以，不少人家为了躲避这比水灾更凶的灾祸，带着女儿远逃了，这里也就更荒芜、更穷苦了。

刚才那位欲与西门豹拚命的老汉，就是因为讲了几句反对这样做的话，那帮坏蛋恼羞成怒故意选中了他的女儿作新娘。西门豹听完了大家的这一番叙述，更陷入了沉思，隔了一会，他抬起头来语意深长地问大家道：“你们为河神祭供、娶妻，那这里还发不发大水呢？”

“嗨，这都是骗咱穷人的，大水年年发，而且越发越凶哇！”人群中一个中年汉子忿忿地说。

“对！”西门豹赞同地点点头说：“这些都是欺人之谈。什么河神鬼怪，都是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搞的歪门邪说。要使河水不泛滥，只有兴修水利，改造河床……”西门豹的一席话，就象一把盐撒入了滚烫的油锅中，人群里顿时炸开了。接着，西门豹又问了河神娶亲的日子、地点，最后平静地对大家说：“请都回去吧！等河神娶亲的那天，我一定去看看。”

第二天清早，西门豹刚刚起身，差役禀报：“大人，门外‘三老’、‘廷椽’、‘巫婆’求见。”原来这帮家伙听说新县官到了，所以昨晚聚在一起，一夜未睡，商量着如何笼络新县官和他们一起干这罪恶的勾当。他们见了西门豹，一个个丑态百出，令人作恶，并连骗带吓地把漳河泛滥、河神娶亲的事说了一遍，意思就是你西门豹如果不和我们一块干，你就别想在这里长

久待下去。

西门豹耐着性子勉强听完了这帮蠢货的话，心里暗暗定下了惩罚这批害人虫的办法。他不动声色地对他们说：“好，既然是作大事，我又是新上任，你们更要办得尽心，应该叫百姓都去。”那帮蠢货一听，一个个就象是久未尝腥的猫，龇牙咧嘴地笑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近八月中旬。这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这天就是所谓河神娶亲的黄道吉日。

在河道上游的一块空地上，一座斋宫披红挂绿打扮得十分漂亮，这就是选来的少女洗身淋浴、清心养静的地方，百姓们暗地里称这是鬼门关。斋宫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其中也有那位被拉走女儿的老人家和他的乡邻们。不一会儿，一个头戴儒巾，嘴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根老鼠胡茬的干瘪老头，象一根枯竹似地摇晃着向斋宫前走去，只见他对穿得妖形怪状的老巫婆说：“奉河神旨意，请新娘。”老巫婆应了一声，正待转身，只听见人群后传来一阵喊声：“闪开，闪开！”

随着喊声，人群中“哗”地让出了一条路，大家转身望去，只见来人头戴纱帽，身穿长袍，腰里挎一口宝剑，精神抖擞，气宇轩昂。

西门豹真的来了，只见他手按宝剑，神态严肃，直往斋宫走来。那些“三老”、“廷椽”、“巫婆”见西门豹突然来到，慌忙上前打躬作揖，那干瘪老头低头弯腰，操着破锣嗓子结巴地说：“不……不知大……大人驾临，有失远迎，还请老爷恕罪。”西门豹用厌恶的眼光朝他盯了一眼，转身对老巫婆说：“把新娘叫来，让我看看。”那老巫婆不敢怠慢，连忙叫两个小巫婆把新娘推到西门豹的面前，这少女又哭又骂。西门豹装作很生气

的样子说：“你们这些笨蛋，连个人都不会挑，这么难看的姑娘给河神做妻，岂不惹他生气。”接着，西门豹正眼悦色地对老巫婆说：“听说你跟河神很熟，麻烦你去跟河神讲一声，就说这个姑娘不好看，改日我挑个漂亮的姑娘给他送去。”西门豹刚说完，就挥了一挥手，马上有两个吏卒上前把老巫婆提起来，扔进了河里。“扑通”一个浪花就把老巫婆的丑态淹没了。过了一会，西门豹好象很不耐烦地说：“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还不回来，派她的弟子去催一催吧！”接着“扑通、扑通、扑通”三个小巫婆也被扔进了河里。人群中那些穷苦百姓的眉头徐徐展开了，大家心里暗暗叫好。那些“三老”“廷椽”却象筛糠似的浑身发抖。又过了一会，西门豹装得很焦急的样子，走到河边弯着腰静静地听着，回转身又说：“这些人真不会办事，孔老二不是常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看你去催一下吧！”西门豹朝一个“廷椽”一指，只见一个长得象猪一样的家伙，“哇哇”地一阵嚎叫，随着浪花喂王八去了。这时西门豹又走到那干瘪老头的面前，淡淡地说：“他们再不回来，就请你也劳驾一次吧。”说完就转身倒剪双手，仰天而视。这干瘪老头本已提心吊胆，一听西门豹的话，就象晴天霹雳，吓得六神无主，双脚一软就跪倒在地连连叩头求饶：“大……大人饶命！那河里什么也没……没有……饶命哪！”“咚咚咚……”直叩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

人群中的穷苦百姓听说河神娶亲是假的，个个横眉怒目，高声咒骂。那被拉走的少女，此时也早已奔到老人的身边。这时西门豹一步登上斋宫台阶，高声说道：“今天的事，大家都亲眼看到了，以后有谁再敢提为河神娶亲的事，那就让他先去见见河神吧！”

打这以后，西门豹破“河神”的事就到处传开了，也再没人敢提为河神娶亲的事了。



西门豹戳穿了河神娶亲的骗局，打击了当地奴隶主恶霸势力，为在邺县推行新法扫清了道路。这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变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古代法家无神论战胜儒家有神论的一次斗争。西门豹破“河神”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

## 创作更多更好的故事 为农业大干快上服务

金山县枫围公社政工组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正在蓬勃开展，文艺战线出现了一片令人振奋的崭新气象，这是广大业余作者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光辉成果。我们枫围公社革命故事创作活动和全县兄弟公社一样，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繁荣，广大业余故事作者，通过批林批孔，大大激发了他们为当前批林批孔斗争和大好形势发展需要而努力创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冒酷暑、熬深夜，挥笔上阵，写出了一批又一批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故事以及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儒法斗争的故事。涌现了许多故事创作新手。据统计自批林批孔以来，我们共创作了五十三篇革命故事，这里面新手创作的就占二分之一，仅在半年多一点时间里，就创作了这么多故事，这在我们公社来说还是第一次。它完全证明了批林批孔运动是一个强大政治动力。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故事，密切配合了当前斗争。它有力地配合了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它用无产阶级思想牢固地占领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进行。从而使革命故事这一文艺武器，更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更好地为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下面是我们政工组在党委领导下，和文化站同志一起抓故事创作的一些体会。

### 要故事创作大干快上，就要重视培养新手

过去，我们总认为：我们公社有几支“铁笔”，领导要，拿得出。因此对培养新手，不断壮大故事创作队伍重视不够。今年以来，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迅速掀起，各个大队和各条战线都很快成立了儒法斗争历史宣讲组，深入各个基层和生产队进行宣讲。这对配合批林批孔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能不能用故事的形式更通俗地反映儒法斗争、更便于群众接受呢？我们议论了一下，认为是可以的。由谁来编写呢？我们提出了大胆吸收新的故事作者来共同完成。开始我们对培养新作者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下面对故事这样迫切，新手写把握不大，不要花了时间拿不出产品，如果仍要老作者加工，还不如请几个老作者突击一下，至于培养新手还是以后再说。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也是关系培养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一个重要方面。怕写不好而不让他们实践，就永远写不好，从长远看，这样故事创作就会真正被动。我们回忆到前个阶段几个老作者借出之后，创作一度停顿，造成“故事员叫，文化站跳”的教训，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新手写。开始固然他们是“荀况商鞅，非常陌生，刺孟问孔，一懂勿懂”，但他们有一股闯劲。例如长征大队一个新作者，刚从学校回乡不到一年，论经验一无所有，讲实践从未尝试，但高度责任感使她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上。三伏天，气

温达三十六度，她在小房间内查字典，找资料，反复思考，不断琢磨，终于比较成功地写出两则评法反儒故事。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故事创作大干快上，首先我们认识上也要大干快上。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故事创作来个突破。

### 要故事创作大干快上， 就要敢于触及时事写重大题材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故事创作应当迅速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开始，一些同志对写文化大革命等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有所顾虑，怕写不好歪曲生活，不敢进行创作。我们认为当前文艺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努力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是斗争的需要，是革命故事员的光荣职责。我们跟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的一系列教导，又通过对《生命》等坏作品的批判，使同志们认识到，这些作品打着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攻击文化大革命之实。我们一定要以文化大革命中拿起笔作刀枪向反动派造反的革命精神，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学习，大家消除顾虑，决心发挥革命故事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尖刀作用，先后写了《上大学之前》、《女代表》、《赤脚医生之歌》等作品，这些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工农兵上大学、革命的新干部、卫生革命和文艺革命等新生事物，对阶级敌人诬蔑文化大革命是个有力的回击。在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现实阶级



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当然也有暂时写失败的作品，我们就鼓励作者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鼓励他们振奋精神，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世界观上找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继续创作。这样做有利于明辨是非，有利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利于调动广大作者为革命而创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推动创作活动的更好发展。

在抓故事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体会要大干快上，不但数量上快上，更重要是质量上快上。讲质量，就是要写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题材。

### 要故事创作大干快上，就要重视抓创作思想

过去故事创作中，我们发现比较成熟的作品比例很小，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这里固然有新手缺乏创作经验，题材方面有难有易，但根本问题在于创作思想。初学写作的同志有些还不能摆脱真人真事的限制。我们收到这类稿子很多，象长征大队一个知识青年写他们生产队通过“一打三反”，革命生产出现新景象的故事，从地点到人物都是真名实姓。如有个作者，写了一只故事，改了三稿，结果还是写成了为农服务中的好人好事。象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达到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总之，过去故事创作报废多，因此不能做到故事源源不断，常讲常新。这里我们政工组要负一定责任。过去我们往往对故事作者使用多，帮助少，抓创作多，抓创作思想少。我们总认为一只作品出去，要经过几个作者讨论，县文化馆同志审查，党委把关。我们只

要抓住作者多写作品就行了。随着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使我们认识到抓创作思想的重要性，具体负责抓创作的政工组必须把组织作者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我们在红星大队办故事创作学习班期间，足足用了二分之一时间，跟他们一起学马列著作，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三上桃峰》、《园丁之歌》这些毒草戏坏戏。大家反映：这样的创作学习班就是好：头脑清醒，斗志旺盛。一些同志改变过去那种“关在房间里，钻在被头里，眼睛闭紧仔，拚命用脑子”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调查研究，尽可能地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故事创作摆脱真人真事提供了条件。例如我们在创作一个农业学大寨故事，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前后采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现在我们每写出一批作品，先要拿到贫下中农中间去，诚心诚意倾听意见，从而使作品不断提高，由于我们比较重视了抓创作思想，因此作品合格率大大提高。从这里看出，就创作抓创作是抓不好的，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澄清创作思想，注重调查研究，才能使故事创作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时代在前进，革命在深入。当前是一派大好形势，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我们决心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充分发挥革命故事的战斗作用，更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 谈谈故事《闯滩》创作体会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闯滩》是我们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学习写作的一篇革命故事。我们想谈谈在实践过程中，怎样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学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些体会。

一九七二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纪念，局党委号召我们更好地开展革命群众文艺创作，为反映和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而战斗。

我们有些同志来自木材公司，他们对木排工人的斗争生活比较熟悉，尤其对他们在运排途中那种战天斗地、不畏艰险的精神更深为感动，产生了一种强烈要歌颂他们的愿望。

在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位木排调运员同志的事迹非常生动，就基本按照生活素材写了一篇《夜奔青龙滩》的故事，大意是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沿青龙滩边上，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急急忙忙地奔着一个人，他是谁呢？是上海木材供应站调运员同志老李，本来准备明天一早放排，由他去联系拖轮，在青龙滩口接应，在途中得到将有大风过境的消息，明天排过青龙滩天险，如果气候突变，将会遇到危险，他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决定赶回去报信，但是车站末班车已开出，他决定一个人晚上从山路赶回去，途中无数次跌倒爬起，但他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一切，终于在黎明前赶到排上，幸亏排尚未开出，一场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得以幸免。

这一生活素材确有动人之处，但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夜奔上；着力渲染夜奔的艰苦性，使主人公孤身只影行进在崎岖的山路，跌倒爬起，没有任何人对他支持，由于这一稿没能在矛盾冲突中塑

造好丰满、高大的艺术形象，失败了。

面对初次写成的本子，向群众进行请教，群众一语道破说：“你们是在将生活原样照搬。”我们自己分析也觉得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太深，失去了概括和创造的自由。

当我们进行改写时对真人真事有所突破，将生活中运排最艰险的地方都集中在青龙滩一线，努力描绘青龙滩天险这个环境，使主人公始终战斗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之中，把矛盾冲突组织在革命英雄主义与青龙滩天险的斗争上，第二次写成了对口故事《抢渡青龙滩》。

《抢渡》较之《夜奔》增加了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产生了戏剧性的悬念，在演出中得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我们之间有个别同志产生了一些盲目自满的思想，认为这一稿改得大有“起色”，本子已经“不错了”。

但领导和群众及时向我们指出说：“你们的故事，有木头，有石头，就是缺少人头（指人物形象），听后对暗礁、险滩，印象较深，英雄形象很淡薄，所以还是不动人，不感人。”问题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塑造好放排工人的英雄形象呢？

正当我们徘徊苦闷之时，听到了有关领导对当前文艺创作的指示的传达，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有一部分作品，受“无冲突论”的影响较深，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我们对照《抢渡》的本子一分析，不觉大吃一惊，我们在《抢渡》中主要是写了“人与自然斗争”实质上是“无冲突论”的一种表现，这使我们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意识到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抓好本子首先还是要抓脑子。我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论述，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使我们明确了在文艺作品中塑造不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写不写矛盾冲突，不单纯是个创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的大是大非问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开始学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原来《抢渡青龙滩》的故事改成《闯滩》。

修改后的本子，我们主动向领导汇报，从基层支部到局党委领导都亲自为我们审稿，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为了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我们进行了六次试讲，在试讲过程中，群众向我们提出：“你们虽然写了阶级斗争，但觉得你们写的阶级斗争不可信，好象贴上去的。”我们进一步分析本子，认识到主要是没有写好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主人公还没有真正推到风口浪尖上。我们进一步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在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过去怕把握不住，尽量避开它，没敢接触它，现在我们决定调动这方面的生活积累，把主人公推到文化大革命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特定环境中，从而加强了阶级斗争的合理性，通过激烈的斗争，使英雄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较原来有所突破。

在实践中，我们坚持不断修改，从《夜奔》到今天的《闯滩》，前后历时将近三年，先后易稿十六次，写了大约十一万字，经历了“真人真事——与自然斗争——到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样一个过程，但现在我们仍然坚持每次演出，都去听取群众意见，有好的点子那怕很细小的地方仍坚持修改，如有同志向我们提出，青龙滩“好比瀑布冲下来”，不如“好比瀑布天上来”来得好，尽管二字之差，修改以后在演出上增加了气势，进一步烘托了英雄人物，受到了较好效果，这使我们认识到好的作品一定是磨出来的。

我们学习写革命故事仅仅是开始，通过《闯滩》的创作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党为我们业余作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创作环境，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坚持不懈地为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奋斗。

# 反复实践 努力提高

——学写《银珠姑娘》的体会

丁 凤 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广大青年以农村为课堂，拜贫下中农为老师，敢想、敢说、敢闯、敢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创造了无数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我们队里的一个回乡女知识青年，就是这千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个。她自从担任队里的河蚌管理员以后，一贯认真负责，虚心学习，不断创新。她在管理河蚌中，发现有的母蚌，在动了接珠手术以后，出现溃烂、死亡现象，给集体带来了损失。她心里很着急，通过大胆实验，用“可湿性六六六粉”喷射河塘水面，给蚌治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她想到，六六六粉喷射河面，河水会污毒，对人、畜都有影响，因此，她继续钻研，试验用金霉素消毒灭菌。试验成功了，但她又考虑到，这种方法还有不足的地方：第一，金霉素药水比较贵重，成本较高；第二，要掌握一定的注射技术，不易推广。有什么少花钱而又效果好的办法呢？一次，正当芥菜收获季节，她的祖母要她腌咸菜，她问祖母，腌咸菜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盐，祖母说：“多放盐，菜就不容易烂掉。”这引起了她的深思：如果设法让蚌体内吸进盐分，也不是同样能防腐治病吗？因此，她大胆设想，认真实践，经过十多次的试验，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这个女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农村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下定决心，要把她的动人事迹写成一个革命故事。我以她的三种试验中的盐水浸蚌为中心事件。经过几个黄昏的战斗，把故事写了出来。

初稿写成后，我读给贫下中农听，大家听了很高兴，一方面对我写这个革命故事热情鼓励，一方面又中肯地提出：写的故事还没有原来的事迹生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中，我才

知道，故事只写了一般的好人好事，没有从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写矛盾冲突，没有在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人物。生活中，三次试验，都充满着革新与守旧的尖锐斗争。我就在第二稿中，塑造了宝根叔这样一个守旧的对立面人物，设计了矛盾冲突的三个回合：1、发现病蚌，宝根要用老办法，搞隔离，银珠姑娘要创新，提出用盐水浸蚌；2、第一次试验失败，宝根下令停止试验，银珠姑娘知难而上继续试验；3、检查不同浓度试验，宝根先看到死蚌，火气冲天，后发现活蚌，事实告诉他错了，“面孔上象贴了张大红纸”，银珠呢，“脸上笑开了一朵花”。通过三个回合的斗争，揭示了银珠姑娘闯新路，“让今后的河蚌能够不死或者尽量少死，让更多的育珠单位都能获得珍珠丰收，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的思想境界。

这一稿写出来后，在公社的二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试讲，征求意见，同时，请县文化馆创作组的同志提意见，集体“会诊”。一致的意见是：主题新，骨架好，就是缺少血和肉，缺少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怎样在这个“骨架”上加进丰满的“血”和“肉”呢？我感到很为难。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再次鼓励我说：只有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使故事血肉丰满，必须从生活出发。领导上的提示，对我很有启发。我认真回忆我所熟悉、所了解的革命青年的先进事迹，记得前几年，我们生产队一个红卫兵小将，初中毕业回到农村，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革命大批判的洪流。为了出大批判专栏，常常通宵不眠。一次，他拎了几斤面粉，准备去面店加工，路过学习室，见大伙儿正准备去贴专栏，可是，浆糊还没打，他就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面粉打成了浆糊，和大家一起贴大批判专栏。中午他回到家里，娘问他加工的面呢？这时，他才猛醒，面粉用掉了。这个回乡知识青年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如何把这件事用来刻划银珠姑娘呢？对于农村来说，春末夏初，韭菜生长旺盛，也是母鸡最会产蛋的季节，因此，在这一个阶段里，炒韭菜、嫩鸡蛋，是一般社员家庭的家常菜，而炒韭菜呢，万万少不了盐，因此，我就拿这个红卫兵打浆糊的小故事进行加工、整理，变成现在《银珠姑娘》里的“买盐炒韭菜”的情节，从侧面突出了银珠姑娘的形象。

在半年时间的反复实践、不断修改中，为着塑造人物的需要，我逐次安排了“老队长忆伤疤”、“银珠姑娘烧开水”、“访问赤脚医生”等情节和细节，给故事增添了一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同时，也有助于对银珠姑娘形象的塑造。

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银珠姑娘》的修改稿与初稿相比，有了进步。但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继续深入生活和在试讲、修改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 致 读 者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在广大工农兵的热情支持下，《革命故事会》丛刊在一九七四年共出版了四期。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高潮的大好形势，适应各条战线正在蓬勃开展的革命故事活动、繁荣革命故事创作，本刊在新的一年里，将努力增加出版期数。我们热诚期望广大革命故事员、工农兵作者、读者继续给予大力支持，继续供给革命故事创作、评论以及经验交流等稿件；并对本刊提出批评和建议。

本刊由各地新华书店发行。读者如在当地购不到本刊，少量需要，可向上海河南中路221号上海邮购书店邮购。



## 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高唱赞歌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征文启事

在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我国几百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和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保卫和支持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广大业余作者的光荣任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就是要通过塑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所涌现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热情讴歌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这一新生事物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孔孟之道，驳斥林彪一伙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污蔑，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很有必要”的伟大真理，为此，我们特举办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征文。

一、作者可选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某一个侧面，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进行集中概括，加以典型化。创作的内容一定要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

二、应征对象以战斗在祖国各地农村的知识青年为主。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听便）、工作单位和详细工作地址。

三、请勿一稿两投。来稿如不刊用，除油印稿件外，其它稿件一律退还，但不一定都提具体意见。

四、来稿寄：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读物编辑室《革命故事会》。